

※書目文獻※

左白玉詩詞考校

林玫儀*

一、前言

有清一代，才女輩出，筆者曾對以左錫璇、錫嘉姊妹為主的左氏二代閨秀作家進行探究，並整理左錫璇夫婦之詩詞作品¹，實則左氏家族尚有一對素負盛名的母女，即錫璇、錫嘉之堂姊左白玉及其母陳蘊蓮；然因左氏《餐霞樓軼稿》、陳氏《信芳閣詩草》雖已印行，卻流傳不廣，故相關的研究仍有待開展。

近日筆者又獲睹罕為人知的左白玉《餐霞樓遺稿》（以下或簡稱鈔本），書中詩作較已印行之《餐霞樓軼稿》（以下或簡稱印本）多出六十餘首，因撰就本文，將其文本輯錄、考訂與彙校，期能有助於相關之研究。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¹ 家族關係方面，詳見〈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及〈建立親友關係網對作家研究之重要性——以清詞為例〉二文，前者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179-222。後者見曹虹等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輯，頁95-116。論左錫璇之內心世界者，有〈鶴鰥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及〈卷庵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二文，前者見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年），頁251-275。後者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21-141。有關左錫璇詩詞及其夫婿袁績懋詩作之整理考訂，見〈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一）〉、〈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二）〉、〈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三）〉及〈袁績懋詩集輯校（上）〉、〈袁績懋詩集輯校（下）〉，分別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55-308；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187-232；第18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75-204；第18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43-186；第19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13-239。

（一）左白玉之生卒及年歲

左白玉，字小蓮，江蘇陽湖人，為左輔孫女，左晨、陳蘊蓮之女，言良鈐之妻。左晨即左錫璇、錫嘉父親左昂之弟²，白玉為錫璇、錫嘉之堂姊，工詩詞、善繪畫，尤以篤孝名於當世。單士釐《閩秀正始再續集》云：

左白玉，字小蓮，江蘇陽湖人，常熟言良鈐室，著《餐霞樓軼稿》。

士釐曰：「小蓮為陳慕青之女，在室割臂療母，出嫁割臂療翁與姑，同治五年奏聞，有旨旌表，建坊入祠。左冰如之姊妹也。」³

又李濬之《清畫家詩史》云：

左白玉，字小蓮，陽湖人，杏莊中丞輔孫女，知縣常熟言良鈐室，先後為母病及翁姑嬰疾割臂，蒙旌表，建坊入祠。工畫，有《餐霞樓遺稿》。⁴

徐珂《清稗類鈔·孝友類》亦有「左白玉為翁姑母割臂」一則，云：

陽湖左小蓮，名白玉，杏莊中丞輔之女孫，常熟言良鈐室。工詩詞，性純孝。在室時，割臂愈母疾。既嫁，翁忠傑、姑鄭氏同時病篤，值良鈐應京兆試未歸，白玉復割臂肉以療之，沒時，家人見其兩臂刀痕宛然。其遺稿名《餐霞樓集》。⁵

莫不盛讚其才華及割臂療親之美德。

至其生卒年，排印本《餐霞樓軼稿》書末有其子言家駒識語，謂左氏「丙辰九月棄養，春秋裁三十有七」。丙辰為咸豐六年(1856)，依此推算，白玉應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唯是《餐霞樓遺稿》第二首〈閨重九，敬步家祖中丞原韻〉詩末注云：「以上均十一齡作。」然則，此首及第一首〈秋柳〉均作於十一歲。考清代乾隆以後，僅道光十二年(1832)有閏九月，若白玉此年十一歲，則其生年應在道光

² 據《常州左氏宗譜》（光緒十六年裕德堂木活字本）載，左昂為左輔元配陸夫人所出，左晨為繼配徐夫人所出，兩人於東埠分世系第十四世中分別排行第六、第八。見卷二〈東埠分世系表〉，頁57a-b；卷四〈東埠分世系傳〉，頁89a-b、92b及頁94a-b。

³ 見單士釐輯：《閩秀正始再續集》（民國元年活字印本），卷2，頁41b。

⁴ 見李濬之編：《清畫家詩史》，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77冊，頁750。

⁵ 見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冊，頁2474。

二年(1822)。故言氏之說與其母自注不合⁶。揆諸情理，當以自記者為準。再就卒年而言，言氏謂其母卒於「丙辰九月」，自無可疑。綜上可知左白玉乃生於道光二年壬午，卒於咸豐六年丙辰，得年三十五歲。言氏謂其三十七歲之原因，蓋與民間計算年歲之習俗有關⁷。

(二) 左白玉著作之版本

有關左白玉之著作，學界較熟悉者乃是其《餐霞樓軼稿》。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此書，云：

《餐霞樓軼稿》二卷 (清) 左白玉撰 《崑山胡氏書目》著錄 (見) 白玉字小蓮，江蘇陽湖人，虞山大令言良鈐妻。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言氏家集》排印本，前有同治五年上諭，全慶、邵亨豫奏，秦樹聲、孫葆田、謝愐、阮忠樞、任道鎔序。詩稿一卷，詩餘一卷。後有言家駒跋。⁸

此書為排印本，扉頁題「餐霞樓軼稿」，並有「光緒戊申夏言氏家集本排印」牌記。卷前先錄同治五年(1866)五月初二日上諭、同年五月初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全慶等原奏、同年四月初十日詹事府右庶子邵亨豫等同鄉京官公呈，次為秦樹聲、孫葆田、謝愐、阮忠樞、任道鎔等五人之序。其後為「題詞」，收錄閨秀宗婉、宗粲、姚若蘅三人詩作共五首。

正文部分先詩後詞。詩作卷端題「餐霞樓詩軼稿」，下署「陽湖左白玉小蓮學」，錄詩共一百首，末記「男家震孫男有章／敦源／同霽校字」。詞作卷端題「餐霞樓詩餘軼稿」，次行署「陽湖左白玉小蓮學」，錄詞二闕，末記「孫女敦愉／敦婉校字」。卷尾則有言家駒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識語，述及此書之淵

⁶ 此二詩排印本未收，言家駒顯然未能見及。

⁷ 例如況周頤生於咸豐十一年(1861)，卒於民國十五年(1926)，應是六十六歲，然而馮开所撰況氏墓誌銘，卻謂「春秋六十有八」。馬興榮認為此乃馮氏「按照上海本地人採用虛兩歲的歲數計算法的，因此實足年齡六十六，虛歲就是六十八了」。其後鄭緯明等亦採此說。馬文見〈試論況周頤及其詞〉，收入《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頁413-414。鄭文見《況周頤先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

⁸ 見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65。

源：

家駒幼而懵，於拋散之餘稍稍收集，先妣輒奪而棄之。……天末客遊，擬彙遺詩付梓，散失鮮存，僅就親知家收藏哀錄，亦祇鱗爪，猶冀先嚴於故鄉兵燹後，或能稍事搜羅，未幾，又相繼見背。並先嚴遺稿，亦十不存一，蓋可傷矣。

書名為「軼稿」，「軼」者謂本已散佚或瀕於亡佚，其為殘稿可知。

筆者另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獲見左白玉之《餐霞樓遺稿》。此書為鈔本，封面題「餐霞閣遺稿」，右側小字書「蘭陵女士左白玉小蓮著」，卷前有同治五年上諭、全慶等奏記、邵亨豫等呈詞及秦樹聲序，一如《軼稿》，唯無孫葆田、謝愷、阮忠樞、任道鎔四序。其後為「閨秀題詞」，亦收宗婉、宗粲、姚若蘅三人之詩作，唯宗粲有七絕四首，較前書多二首。卷末無言家駒識語。正文亦先詩後詞，詩作部分，卷首題「餐霞樓遺稿」，次行署「蘭陵女士左白玉小蓮」，共收詩一百六十二首；詞作部分，首行題「餐霞樓詩餘」，錄詞二闕。二書相較，此書非但較前書數量超出六十二首，內容亦頗有差異。其特色為：

1. 鈔本中有甚多聯章詩作，印本中均不完整，最明顯之例為白玉哀悼其長女及長男之作。左白玉之長女家娟感染時疫，藥石罔效而遽逝，白玉哀痛逾恆，撰有〈哭長女家娟〉八首(093-100)、〈又百日誌痛〉(101)、〈又追悼四首錄二〉(102-103)及〈娟女歿已經年，哭之一律〉(104)等十二首詩，由「昨夜猶能進勺漿」、「手撫冰肌喚絕音」的驚怖，到「一百日來腸幾斷」，再到「恨事經年豈易消」，敘說其經年累月、刻骨銘心的傷痛，讀之令人動容。未料一兩年後，其長男家麟竟亦相繼亡故⁹，死時僅十四歲。白玉撰作七絕七首哭之，「哭女連年淚似絲，者番腸斷更堪悲」云云，字字淒絕。以上二組詩作共十九首，字裏行間，寫盡痛失兒女的悲愴。此乃左白玉生命中的重大打擊，然而印本中前者只餘〈又追悼四首錄二〉之第一首及〈娟女歿已經年，哭之一律〉，共二首，題為〈有悼〉(印 056-057)，其餘十首均付之闕如，連家娟之名亦未提及。後者則只餘第六首(印 076)，題作〈哭長男家麟七首存一〉。換言之，有關家娟、家麟成長之記事及對其辭世的悲慟之情，在印本中幾可謂失落殆盡，遂令後人難以窺見白玉此段充滿掙扎與苦痛的生命歷程。

再如鈔本有〈寫悶〉五首(139-143)，印本僅見第三及第五首(印 079-080)，缺三

⁹ 言家駒識語云：「泊道光末年，江南大水，歲饑用鉅，先姊、先兄相繼夭折。」

首。鈔本有〈庭中盛開硃砂月季口占〉三首 (065-067)，印本僅見第二首 (印 037)，題作〈硃砂月季〉，詩題亦不如鈔本詳細。又如鈔本有〈盆梅步母親大人韻〉三首 (031-033)，印本僅見前二首 (印 098-099)，且題作「盆梅」，無法得知此乃步韻陳蘊蓮之作。鈔本有〈寄沈靜芳大嫂〉二首 (027-028)，印本僅見第一首 (印 011)。均是其例。

2. 詩題方面，鈔本大多較印本詳細。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 (1) 鈔本 025 題為〈初抵津門寄婉洵〉，印本 010 只題作〈寄婉洵〉。
- (2) 鈔本 040-043 題為〈楊花四律，敬步母親大人，用王漁洋〈秋柳〉韻〉，印本 017-020 只題作〈楊花用漁洋〈秋柳〉韻〉。
- (3) 鈔本 048 題為〈春日寄靜芳嫂〉，印本 025 只題作〈寄靜芳〉。
- (4) 鈔本 076 題為〈題叔祖姑黃太孺人「芝蘭松竹圖」〉，印本 040 只題作〈題黃太孺人「芝蘭松竹圖」〉。
- (5) 鈔本 114-117 題為〈題嚴夫人「柳陰垂釣圖」〉，印本 067-070 只題作〈柳陰垂釣圖〉。
- (6) 鈔本 125 題為〈弔王趾仁將軍紹麟殉難，敬步母舅陳芝房先生祖望，用少陵〈丹青引〉韻〉，印本 073 只題作〈用少陵〈丹青引〉韻弔王趾仁將軍紹麟呈芝房母舅〉，遂未能得知將軍乃是殉難。

3. 鈔本有多首詩附有注語，有助於了解詩作內在意涵或白玉之親屬關係。如：

- (1) 鈔本 020 題為〈舟中寫懷，敬步母親大人，用周石落明府〈西竺庵題壁〉韻〉，印本 007 只題作〈敬步慈親韻〉；且鈔本詩末有注語，謂「時侍雙親北上」，印本無。
- (2) 鈔本 080-083 題為〈擬六如居士連珠體〈花月吟〉，偕小姑逸仙聯句十二章存四餘均散失〉，印本 042-045 只題作〈擬六如居士連珠體〈花月吟〉，偕夫女弟逸仙聯句〉；「十二章存四」及「餘均散失」云云，印本皆無。
- (3) 鈔本 084 題為〈琅琊貞烈詩李栢堂侍郎督學江蘇，卒於官，侍妾王氏自縊以殉〉，印本 049 題作〈李栢堂侍郎督學江蘇，卒於位，侍妾王氏自縊以殉，大江南北紀事徵題〉；且鈔本「滇南江左姓名馨」一句，於「滇南」二字下有注語云：「侍郎原籍。」印本則無。
- (4) 鈔本 144-145 題為〈歸舟〉，前首詩末有注語云：「時季齋表姊同行。」後者詩末有注語云：「瑞九大弟索畫云。」印本 081-082 題作〈喜季儕

姊、瑞九弟同行〉，而無二注語。

以上諸例，印本詞題均較簡略，鈔本諸題則提供較多詩作相關之背景資料，且鈔本有多首附有小注，亦有助於詩意之闡釋。

另有一事值得探究，即鈔本與印本間之關係。上文論及二書頗有差異，主要在內容之完整性，若就基本架構言，其實大同小異¹⁰。觀其卷前既有同治五年上諭及全慶等原奏，又均有宗婉等人題詩及光緒十四年(1888)秦樹聲序，其輯錄、鈔寫，非白玉家人不能為之，故二者應出自同源。鈔本之鈔寫年月雖不詳，而秦樹聲之序撰於光緒十四年，故此書之鈔成，必不能早於此年。相對而言，印本於光緒三十四年始出版，鈔本多出之六十二首，印本反而失收，顯是編輯者未曾見及之故。宗婉題詞云：「泫然心事悲何極，遺編敬輯瓊瑤集。歲在旃蒙大淵獻，徵題來索頽唐筆。」「旃蒙大淵獻」即「乙亥」，可見白玉家人早在光緒元年(1875)已著手編輯遺集。言家駒識語云：「天末客遊，擬彙遺詩付梓，散失鮮存，僅就親知家收藏哀錄，亦祇鱗爪，猶冀先嚴於故鄉兵燹後，或能稍事搜羅，未幾，又相繼見背。並先嚴遺稿，亦十不存一，蓋可傷矣。」左白玉卒於咸豐六年，言良鈐蒐羅亡妻遺作，自屬情理中事。至光緒元年，已請宗婉題詩；十四年復請秦樹聲作序；足見當時蒐羅所得已略具規模，其後言氏父子更分別續作增補。筆者以為，鈔本應即言良鈐所輯者，言氏對白玉之交遊及其詩作之酬贈、步韻、題畫之情形，知之甚悉，故蒐得者亦多，唯因戰亂而此稿散佚，子孫亦無由獲見。而戰後人事全非，子孫已無從補輯，言家駒遂於光緒三十四年將手中輯本增添序文及識語付印，印本所增之四序，作者均為白玉之孫言有章（謇博）、言敦源（仲遠）之友朋，校字者為白玉之子家震、其孫有章、敦源、同霽及孫女敦愉、敦婉，亦可知此書之輯印，左白玉之子、孫皆曾參與。由作序者均為其孫輩友人觀之，言家駒當時亦垂垂老矣¹¹。以上雖出於推論，然非此不足以解釋印本與鈔本同源、而白玉子孫印書時未見鈔本之緣故。猶幸鈔本輾轉流傳至今，方能補印本之不足。下文即以鈔本為底本，而以印本參校¹²。

¹⁰ 二書所收雖有詳略，然各詩順序大抵相同，詳見正文。

¹¹ 據言家駒識語，其長姊、長兄均卒於道光末年，再由白玉詩作，知其長兄得年十四，言家駒當時十歲左右，至光緒三十四年《餐霞樓軼稿》印行時，亦已年近七旬。

¹² 按照一般校勘慣例，鈔本、印本若有異文，當以已出版者為主，唯本書排印本所據，並非作者所手定，而就內容比勘，鈔本反能呈現作品原始面目。

（三）陳蘊蓮之生平及作品

左白玉之母陳蘊蓮，字慕青，江蘇江陰人，有《信芳閣詩草》傳世。《閨秀正始再續集》云：

陳蘊蓮，字慕青，江蘇江陰人，陽湖左晨室，著《信芳閣詩草》五卷，《詩餘》附。士釐曰：「慕青與沈湘佩、陸秀卿同時，與湘佩倡和尤密。又左冰如之世母也，左詩已見卷一上。」¹³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云：

蘊蓮字慕青，江陰人，陽湖左晨室。有《信芳閣詩餘》。

慕青吟詠之暇，猶有餘力，爲花鳥寫生。邇年偕向庭遠宦津門，兩人俱有詩畫相切齬，一時有管趙之譽。津門地當畿輔，閒官清況，吏隱恆兼，慕青乃以詩畫易資，硯田之潤，轉勝於折腰五斗矣！由是公卿延譽，遐邇傳聞，自臺省封圻，以致僚友徵詩求畫，紛至沓來，口誦手揮，得蕭洒倜儻之概。

（《常州詞錄》）

慕青集中，傑作頗多，詩書畫皆臻神妙，史學甚深。伉儷情篤，宦隱津門。

（《名媛詩話》）¹⁴

俱可知陳氏才華洋溢，於當世已享盛名。所著《信芳閣詩草》，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曾予著錄，云：

《信芳閣詩草》五卷 （清）陳蘊蓮撰 《正始再續集》、《閨籍經眼錄》著錄（見）

蘊蓮字慕青，江蘇江陰人，陽湖左晨妻。

咸豐元年辛亥(1851)刊本。前有潘素心女史序，兄祖望序及自序。後有其夫左晨跋。凡詩四卷。又重印本補第五卷，增方廷珩、蕭德宣序。

《名媛詩話》：「慕青集中，傑作頗多，詩書畫皆臻神妙。史學甚深。伉儷情篤，宦隱津門。」¹⁵

¹³ 見單士釐輯：《閨秀正始再續集》，卷2，頁29b。按：左晨排行第八，左錫嘉之父左昂排行第六，陳蘊蓮之於錫嘉，乃是叔母而非世母。

¹⁴ 見施淑儀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頁515-516。

¹⁵ 見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頁605。

胡氏謂《信芳閣詩草》有四卷本及五卷本之別，固是；然就筆者所見，「五卷本」亦有二種，茲略述其異同：

四卷本《信芳閣詩草》刻於咸豐元年(1851)。此本詩凡四卷，每卷末均有「姪元壽校字」五字。其後附刻《詩餘》，由〈菩薩蠻〉至〈摸魚兒〉，共十首，卷末有左晨跋。此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尚藏有二部。

五卷本則刻於咸豐九年(1859)，乃就四卷本增刻第五卷而成。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均藏有一部，二者內容相同¹⁶，然其編排順序卻有異：哈佛藏本前半完全維持四卷本原貌，在左晨跋之後增刻卷五詩一卷，詩後依序又有〈附沈湘佩前後贈和各章〉、詞十三首（〈滿江紅〉至〈如夢令〉）、〈附刻信芳閣自題八圖〉三種。詞作部分版心上端題「信芳閣詩餘」，沈湘佩贈和詩及自題八圖則均題「信芳閣詩草」，然此三種版心皆有「卷五」字樣，可見乃是將增補資料全列為「卷五」，統一置於卷四之後。國圖藏本則經過重編，將新增之卷五詩作接於卷四之後，又將新增之〈滿江紅〉至〈如夢令〉十三首詞接於《信芳閣詩餘》（〈菩薩蠻〉至〈摸魚兒〉十首）之後，依序增加自題八圖、沈湘佩贈和各章及左晨跋。在編排上較為合理。可見此本較哈佛藏本更為晚出。

（四）陳蘊蓮作品中與左白玉相關之資料

左白玉與陳蘊蓮時相酬唱，故二人作品中頗多可相互佐證之資料，本文因此將陳蘊蓮與白玉唱和之作，附於白玉各詩之後。另有需補充者三事：其一，《信芳閣詩草》有數首詩後附錄左白玉和作，其中酬和〈午日漫興〉一首，不見於《餐霞樓遺稿》，當為補輯：

〈午日漫興〉

匆匆佳節又天中，且喜他鄉骨肉同。玉臂彩絲纏宛轉，寶釵艾虎製玲瓏。烹茶松下驚眠鶴，鬥草花間藉落紅。嬌女阿咸爭獻頌，客愁頓釋樂融融。

附和作

女小蓮

菜衣戲舞畫堂中，蒲酒稱觴雅興同。高唱咸欽珠錯落，巴吟難和韻玲瓏。辟兵劍製菖蒲綠，介壽觴斟琥珀紅。惟願年年同此日，如川方至日初融。¹⁷

¹⁶ 按：哈佛本卷1頁5及卷5頁9原缺，有補鈔，唯所鈔補內容均非是，未知何以有此舛誤。

¹⁷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清咸豐九年刻本），卷5，頁7a-b。

其二，《信芳閣詩草》有陳蘊蓮為白玉所作之詩七首：

〈小蓮于歸後寄懷〉

暫覺辭勞瘁，其如惜別何。苦難尋好夢，不易遣愁魔。似玉離纖掌，如花惹故柯。啞啞鳥返哺，偏是感人多。

〈哭小蓮女〉

莫救沉疴喚奈何，傷心老淚欲成河。累兒衣質長生庫，猶說恩波慈海多。兒性廉潔，每有需，輒自質衣，弗肯言也，亡後得其質帖始知。

遙傳末疾夢魂顛，累雨迴腸日夜煎。聞說嚴寒猶不避，滿身風雪夜求天。

抑鬱煩冤只爲儂，嗟哉純孝勝黃童。鸞刀四割柔荑臂，濺上羅衣血尚紅。始因余病割臂肉，和藥以寄，繼因余母病篤，復割臂肉以進云。

憚冰已可繼甌香，玉雪肌膚錦繡腸。花返瑤臺珠碎掌，令人能不恨王郎。女病中詠得〈落花〉詩，末二句云：「莫爲榮枯增惆悵，瑤臺好去證前因。」

手似柔荑提汲難，辛勤寫韻繪冰紈。不矜嬌女門庭貴，甘旨親調堂上歡。

痛定追思更覺悲，懷中有女尚髣髴。傷心一事猶堪慰，孝順還生孝順兒。¹⁸

前者寫對出閣女兒之思念，後者則是傷逝之作，辭情淒惻哀婉，母女深情溢於言表。而透過其中記事，白玉生活之清苦、志節之廉潔、品性之敦厚、孝行之純篤等，均可補其生平資料之不足。「鸞刀四割柔荑臂」云云，謂白玉為母、為翁姑外，尚為外祖母割臂療病，所記較官府文書更為詳盡。其三，上引〈哭小蓮女〉四首之三注語中提及的〈落花〉詩，即鈔本及印本所錄最後一首，據此，應可推斷乃是白玉絕筆：

飄裊落溷總傷神，開到酴醾了卻春。似玉輕拋甯論價，如珠投暗不沾塵。

濃陰結翠紅飛雨，高柳吹綿雪點蘋。莫爲榮枯增惆悵，瑤臺好去證前因。

（五）左錫璇姊妹與白玉一家之互動關係

左白玉與錫璇姊妹同為左輔孫女，白玉之父左晨為錫璇姊妹之「八叔」，錫璇姊妹之父左昂則為白玉之「六伯」，份屬至親，故無論左白玉、陳蘊蓮乃至於左錫璇之作品中，均有甚多彼此互動之記載。以錫璇來說，即有兩首詩作與白玉相關。一為〈池上獨坐，有懷小蓮二姊〉：

¹⁸ 同前註，〈小蓮于歸後寄懷〉見卷3，頁15b；〈哭小蓮女〉六首見卷5，頁11b-12b。

日暮北堂空，幽居感岑獨。暝色逗林端，歸鳥爭枝宿。涼風池上來，秋水漾微綠。伊人在天末，水深山更複。欲采雙芙蓉，寄意隨青玉。悵望暮雲深，空見素鱗躍。寂寞已忘言，無聊倚修竹。¹⁹

二為〈移居竹深荷淨齋，有懷小蓮二姊，即步寄懷原韻〉：

白水搖空葦，紅蓮覆小池。停雲留舊約，秋水賸相思。絡緯栖深草，鳴蟬歇露枝。伊人天末遠，惆悵欲何之。²⁰

稱白玉為「二姊」，應是白玉在堂姊妹中之大排行。此外尚有提及陳蘊蓮與左晨者，如〈秋日微雨，同慕青八孀母游龍樹寺〉云：

秋意蕭條散碧空，無聊策蹇向城東。天連平野寒雲黑，葉落疏林古寺紅。兩岸荻蒲喧暮雨，滿牆薜荔戰秋風。虛堂寂坐無人到，但見平沙落遠鴻。²¹

〈八叔自津門至京，見示感懷詩，作此奉呈即步原韻〉云：

冷官風味本清貧，泉石琴書寄此身。深竹凌寒留夜月，古梅破臘待詩人。宦情似水頻年淡，好句如花一卷新。雜坐團樂無俗韻，村醪細酌比芳醇。²²

〈寄八孀津門〉二首云：

絳帷何日得相親，睽隔慈顏正八春。學步自慙予性拙，敢忘當日誨諄諄。迢迢長夜漏停催，簫鼓聲聲逐日來。時正中秋節。遙憶津門當此夕，倚闌人更瘦於梅。²³

〈中秋後一日泊舟沽上，因水勢洶湧，不克上岸趨謁慕青八孀母。悵然作此，聊寄慨嘆〉云：

秋老津關歲月遷，重來此地倍淒然。人生良會常多阻，風景依稀似昔年。野水暗通黃葉徑，疏鐘遙度白雲巔。絳帷久隔無由侍，翹首長空思萬千。²⁴

對八叔及八孀母充滿孺慕之情。「學步自慙予性拙，敢忘當日誨諄諄」、「絳帷久隔無由侍」云云，更透露出錫璇曾經師事陳蘊蓮。由下文陳氏詩作，可證錫璇姊妹

¹⁹ 見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一）〉，頁 265，詩作 004 首。

²⁰ 同前註，頁 283，詩作 117 首。

²¹ 同前註，頁 273-274，詩作 061 首。

²² 同前註，頁 302，詩作 224 首。

²³ 同前註，頁 307-308，詩作 257-258 首。

²⁴ 見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二）〉，頁 229，詩作 545 首。

俱從陳氏學畫，且錫璇等人其後均以書畫擅名，然則，陳蘊蓮之於諸人，不僅是孀母，且是良師。

陳蘊蓮亦有作品寫其與左昂一家會面之情形。如〈抵都喜晤憚蘭生六奴并諸姪、姪女〉三首云：

迎門骨肉笑顏開，共訝冰天我亦來。不信閨中柔弱質，能逃鬼難指壬寅再生事
與風災指乙巳火災事。

喜看珠玉盡森森，情話纏綿坐夜深。嘆惜彫零諸姊妹六奴汪雲和、十姊許麗卿、十一姊魏潔卿俱相繼下世，不禁清淚濕衣襟。

嬌女咸工詠絮才 諸女姪皆能詩，錫璇五姪女尤工楷法，詩情畫意兩兼該現俱從余學畫。
叔無阿大中郎雅，慚愧燈前問字來。²⁵

〈將次出都，六奴憚蘭生設餞，即席留別，并示諸姪、姪女〉云：

難得相逢又別筵，離堂情話倍纏綿。能求冰鯉憐兒孝四姪女錫蕙、五姪女錫璇並割股以愈親病，不衣蘆花賴母賢姪性賢淑，前室子女愛如己出。六法未工慚指授諸女姪俱從予學畫，五車勤讀望騰騫。嫦娥無賴將人妬，月落參橫欲曙天。²⁶

〈入都喜晤蘭蓀六奴暨諸姪等，聚首一月，別後寄懷〉二首云：

天倫樂敘喜還悲，欲語吞聲轉覺遲。廉水難蘇乾鮒困，盜泉不飲飽卿饑夫兄巢生六伯曾任光祿寺署正。燈前淚□□先德，陌上花開盼故知沈湘佩夫人有三月抵都之信，至今未到。虎口餘生風木恨，教人那不鬢成絲。

果然九詣不辭頻指蘭蓀奴，情話纏綿夜向晨。海國濠溝憐小阮象如二姪奉委築挖津郡濠壘，事甚掣肘，江鄉烽火慮先塋。翔鸞翥鳳驚人筆余手患拘攣，不能握管，自題八跋請六伯代書，野蔌山肴適口羹時蒙以詩菇薺菜見惠。莫怪臨歧還惜別，一回相見一回親結用來書語。²⁷

詩中「巢生六伯」即左昂；「六奴汪雲和」即錫璇、錫嘉生母，左昂元配；「六奴憚蘭生」（蘭蓀）即左昂繼室。所記錫璇姊妹從其學畫及各人之互動等細節，均是研究左氏家族之重要素材。

²⁵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4，頁8a-b。

²⁶ 同前註，卷4，頁9b。

²⁷ 同前註，卷5，頁20b-21a。

餐霞樓遺稿 蘭陵女士左白玉小蓮著²⁸

同治五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諭：「都察院奏江蘇職員邵亨豫等遣抱告援案請旌等詞，赴該衙門呈訴：前浙江知縣言良鈐之妻，原任長蘆批驗所大使左晨之女，在室時為母割臂，于歸後復為翁姑割臂，孝行出於至誠，殊堪嘉尚。言左氏著照例旌表，建坊入祠。欽此。」

都察院原奏同治五年五月²⁹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全慶等跪奏，為據情代奏事。據江蘇職員邵亨豫等聯名遣抱家人霍升以援案請旌等詞，赴臣衙門呈遞，臣等公同訊問。據霍升供：家主詹事府右庶子邵亨豫等公作呈詞，遣身呈遞，所有情節，求閱呈詞便悉。查原呈內稱「職等皆籍隸江蘇常熟縣，同邑先賢裔孫直隸試用州判言家駒之母言左氏，係原任湖南巡撫左輔之孫女，原任長蘆批驗所大使左晨之女，丁憂浙江知縣言良鈐之妻，前候選按察使照磨言忠傑之媳。該氏性孝，在室時，母陳氏病劇，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母病獲痊。于歸後，忠傑與妻言鄭氏同時病篤，氏復割臂肉療治。迨言左氏病故，家人見其兩臂刀痕宛然。查同治四年都察院奏刑部員外郎蔣鳳藻之妻蔣彭氏為祖父割臂，本年二月奏原任高郵州學正蔣錫琳之妻蔣吳氏及余祖培之妻余徐氏割臂療父病，先後請旌在案。今言左氏因母病與翁姑病，兩次割臂療疾，苦志奇節，事同一律，謹取具同鄉京官印結，援案呈請，奏請旌表，建坊入祠」等語。臣等查該職員邵亨豫等呈，稱同邑言左氏，在室母病，出嫁翁姑病，兩次割臂療治，援案懇請旌表並建坊入祠各情。該氏兩次割臂，該職員等鄉論相同，未忍聽其湮沒，既據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懇前來，臣等不敢壅於上聞，謹抄錄原呈，恭呈御覽，伏乞聖鑒³⁰。謹奏。奉旨已錄³¹。

²⁸ 鈔本《餐霞樓遺稿》，封面題「餐霞閣遺稿」，右署「蘭陵女士左白玉小蓮著」，唯內文則題「餐霞樓遺稿」，應以作「樓」為是。印本《餐霞樓軼稿》，扉頁題「餐霞樓軼稿」，有「光緒戊申夏言氏家集本排印」牌記。

²⁹ 「都察院原奏同治五年五月」一行，印本無。

³⁰ 「聖鑒」，印本作「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³¹ 「奉旨已錄」四字印本無，其後另行書「同治五年五月初一日」。

同鄉京官公呈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³²

具呈詹事府右庶子邵亨豫、翰林院侍講翁同龢、編修陸懋宗、戶科掌印給事中王憲成、戶部郎中趙宗德、內閣中書翁曾翰、光祿寺署正王恩戴等遣抱告家人霍升呈，為援案請旌以彰孝行事。職等籍隸江蘇常熟縣，緣同邑先賢言子裔孫直隸試用州判言家駒之母言左氏，係原任湖南巡撫左輔之孫女，原任長蘆小直沽批驗所大使左晨之女，丁憂浙江捐升知縣候補布政使照磨言良鈐之妻，前候選按察使照磨言忠傑之媳。該氏性純孝，在室時，伊母左陳氏病劇，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母病獲痊。于歸後，伊夫良鈐北試，值伊翁言忠傑與妻言鄭氏同時病篤，氏復割臂肉療治。迨言左氏病故後，家人見其兩臂刀痕宛然。伏查同治四年都察院奏刑部員外郎蔣鳳藻之妻蔣彭氏為祖病割臂，本年二月都察院奏原任高郵州學正蔣錫琳之妻蔣吳氏割股療父病，及余祖培之妻余徐氏割臂療父病，先後請旌，各在案。今言左氏在室因母病，出嫁後因翁姑病，先後割臂療疾，苦志奇節，事同一律。謹取具同鄉官印結，聯銜援案呈懇，奏請旌表，建坊入祠，以彰孝行，實為公便，謹此上呈。計黏同鄉京官印結一紙。³³

序³⁴

夫晚朝之諷³⁵，軌訓振古；少作之悔，夤慮非夫。意者霏藍之製，亦織素之為³⁶乎？然而彤管一枝，徽明易耗；綠衣百幅，目色滋紛。偶頌秋花，便睨戴匡之坐³⁷；才吟春絮，即窺樹幟³⁸之壇。詎再頹而三纁，乃一梟而五散。若《餐霞樓集》者，青以鬱意，絢章大奇；赤以標心，貞響長烈。其有以澹滅羣雅，蹉跎諸姬已。宜人³⁹姓左氏，諱白玉，小蓮其字也。蒞休洋之中氣，甸清良之上姿。材緊含

³² 「同鄉京官公呈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一行，印本無。

³³ 印本於文後另行書「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

³⁴ 印本無「序」字。

³⁵ 「諷」，印本作「風」。

³⁶ 「之為」，印本作「為之」。

³⁷ 「坐」，印本作「作」。

³⁸ 鈔本作「識」，印本作「幟」。茲從印本。

³⁹ 「宜」，印本作「夫」。

恩，屬與履絜。暉則碩而且嬌，漪容靚⁴⁰於其株。每當蘿月鑒帷，輕抒寶思；梨雲上鬢，峭寫靈衿。擘子邑之牋，無忝爾祖；褰貴嬪之聿⁴¹，酷似其兄。朗而不牒，穠而不縟。此詩之一變也。四德曉喆，三商昏冥。印甄帛繩，競藻於名輩；頰治錡鋤，舒怨於勞人。衙濕微熏，襲為馨逸；都膚輕捻，浸其鮮晶。侍虞喜之書，和與倡并；槭寶滔之錦，豔偕淒生。志窈而深，詞繚而曲。此詩之再變也。及乎母病不劇，姊歸丰滯；金屏虛擁，華鎗慵修。言采其蟲，善懷無遣；言樹之背，羈緒寡悰。銀燭照夜，對之而不平；白雲流天，思焉而未已。欲申杯冶，輒澣陟釐。悲笳咽風，自得之孤寄；憤泉泣雨，時撼其幽憂。詩至是三變，而嫵妍⁴²者亦自是不起矣。宜人有至行，既髻而笄，刲臂者四。醴粹於性，故無側麗之辭；樸屬者誠，斯有微至之想。翠筠疏冰，蕭蕭成韻；蒼玉礫猛，秩秩騰英。嗚乎！蠶吐繁絲，偏乏續命之縷；鶴支瘦骨，猶飾化形之衣。黃土何年，紫煙欲涕。序《玉臺》之詠，幸蹤跡於前賢；披《花鑑》之圖，益欽遲於古誼。欲傳畸行，牽迫不果。收弁付槩，負負如台。光緒戊子仲夏，古寢秦樹聲譔。⁴³

言謇博大令將刻其祖母左太夫人《餐霞樓遺集》，而以書命葆田曰：「有章幼不逮事重闈，讀遺詩，時用雪涕。得先生寵以題序，感幸何極！」葆田愧乎其意，則再拜受而讀之，因竊歎言君之世學，其能詩，蓋有所自來；而左太夫人之潛德懿行，雖不必藉詩以顯，尤可因詩而得其性情，則是集惡可以弗傳哉！太夫人為陽湖左公輔之孫女，在父母家嘗割臂以療母疾，母竟獲瘳；于歸後，值夫北上就試，舅姑同時患病，危甚，復潛自割臂，和藥以進，舅姑病良瘳。同治五年鄉人官京朝者，以其事上聞，奉旨旌表如制，是時太夫人歿已數歲矣。葆田曩讀張皋文編修所書左仲甫事，即知左公為當代賢者。及予承乏合肥，實公舊治邑，人猶能述公遺愛甚悉。公後官至湖南巡撫，比年，乃見有請祀公名宦祠者，蓋賢者之遺澤長矣。今讀《餐霞樓詩》，又知公之有賢女孫也。昔孔子錄《詩》，以「二南」為〈風〉始，而婦人女子之作，獨居十之八九。當是時，文王后妃德化流行，以故如「之子之宜家」與「季女之能敬」，莫不詳見於篇中，迨數傳而後詩人歌詠太平，猶必終之，曰：「釐而女士，從以孫子。」而及其衰也，人猶思見西都貴族之盛，至歌詠

⁴⁰ 「靚」，印本作「靜」。

⁴¹ 「聿」，印本作「筆」。

⁴² 「嫵妍」，鈔本作「嫵妍」。嫵妍，因憂愁而消瘦。茲從印本。

⁴³ 以下孫葆田、謝愷、阮忠樞、任道鎔四序，鈔本無，僅見於印本。

其世家，曰：「彼君子之女，謂之尹吉。」然則如左太夫人者，其文詞亦豈非聖人所必錄哉？矧又其節行足傳於後世耶？夫太夫人之所以可傳者，既已大書國史矣。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宜謇博於此，獨拳拳弗失，而於太夫人有不獲逮事之感與？是集固太夫人手澤所存，則其欲刻而傳之也固宜。嗟夫！賢者初不計身後之名，何況文詞乃其末事，然使世之人果能因是而得其性情，則即以附古者錄詩之遺旨可也。予故因承謇博教，輒抒所聞如此，亦冀附太夫人《餐霞樓集》以傳，茲所以為愧也與！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朔日，榮成孫葆田。

予為商邱人三世矣，其舊固武進產也。武進為常郡附郭邑，國初以治劇分為陽湖，兩縣如一。武、陽之望族，以錢、趙、莊、吳、劉、惲、楊、左、孫、洪、湯、張為較著，而與予家多姻故，常聞邑父老言曰：國朝以來，賢才輩出。名臣碩儒、績學能文之士，雲集鱗萃，非特士人漸染雅化，瑰瑋炳郁，即閨壺⁴⁴淑媛，類皆嫺姆教、工文藝。道、咸以降，稍稍衰矣，而流風餘韻，往往不沫。予既為宋人，而武、陽世族之仕於豫者，常相往來。其士女多彬彬儒雅，紹其家世。癸巳歲，予赴項城袁慰庭節使之約，浮海至朝鮮。其俗尊族望，重文字，與其士大夫遊，咸侈陳湯雨生、張仲遠兩先生贈畚之作，與夫惲女之畫、莊姬之詞，皆武、陽人也。風雅漸被，乃至迄於海外。甲午自朝鮮歸，依叔弟愷於保陽，旋以叔弟宰新城，偕往署所。地僻少聞見，舊家姻故，聲問稍寂。己亥冬，復赴袁節使之約於天津新農鎮營次。幕府多才俊，常熟言君仲遠出其祖太夫人《餐霞樓軼稿》相示。予展卷諦觀，為蘭陵左氏，固武、陽望族，而與予家有姻舊者也。予少時，聞江陰陳君叔閑為予述左先生杏莊之仕皖也，與李先生申耆以治行學術相砥礪，酬酢篇什，膾炙人口，其零詞賸句，陳君常為予誦之。老輩風流，低徊嚮往，而太夫人乃杏莊先生女孫也。予受《軼稿》，莊誦三復，其志正，其音雅，雖遭顛沛，而悉出以渾厚和平。於正，見性情之貞；於雅，見灌溉之深；於渾厚和平，卜其後嗣之碩大而繁盛。聞仲遠之尊公及其伯兄皆工詩文，仲遠則倜儻雋逸，超軼恆俗，乃益知太夫人之貞淑淵懿所從來者遠，而其遺澤流衍方興而未艾也。武進謝愷。

國家文教邁前古，自康、雍以來，重熙累洽，區寓⁴⁵彞寧。天子勤學念典，恢

⁴⁴ 原誤作「壺」，今正。下任道鎔序「貽厥壺教」同。

⁴⁵ 原作「寓」，疑作者原用「寓」字，誤排為「寓」。「寓」為「宇」之古字，見《說文》。「區寓」猶言「天下」。

宏雅化，萬幾之暇，親灑宸翰，天章爛然。恭考列聖御製詩文集，往往累至數十百卷，嗚呼，何其盛也！一時公卿大臣導揚休美，潤色鴻業，颺拜賡歌，和聲鳴盛，率彬彬乎多宏博之彥，而海內方聞綴學之士，懷鉛握槧，揚風扞雅，因以發名成業者，不可以僂指計；下逮方外林隱、閨閣淑秀，亦莫不工翰藻、爛吟詠，流風餘韻，至於今未沫。而自京師外，尤以大江南北為最多。余幼時隨宦北方，今且逾三十年，非應春秋試，足跡莫獲至京師，時時留居天津以為常。天津故人文淵藪，然自梅樹君後，以詩名一世者蓋尠。近惟孟君筱蕃、梅君小樹、楊君香喆，一鄉推老師祭酒；而筱蕃、小樹又物故，香喆亦已篤老。三君者之於詩，生平致力頗勤，然猶欲然有不自慊之意。其邦媛中之號能詩者，則未之有聞焉。顧大江南北，縉紳之族宦遊而流寓於茲者踵相接，豈其遂無班昭、左芬、鮑令暉、謝道韞之流出於其中者乎？而又未之見也，則無乃耳目之隘且陋，蔽於見聞之所不及者為多，而未可謂概無其人歟！乙未冬，余佐項城袁公治軍於天津之邑東南鄙，得偏交其參從僚友。今季春，舒城劉君曼出其母孔太夫人《韻香閣詩》示余，余受而讀之。越數月，常熟言君仲遠又出其大母左太夫人《餐霞樓詩》示余，余又受而讀之。嗟乎！曩求其一見而不可得，今也連類而至於吾前，不可謂非厚幸。而因以歎國家文教之盛，所以霑被於數百年後者，其餉遺人為無窮；而歌詠太平者之流風餘韻，至今尚賡續焉而不絕也。《韻香閣詩》，吾鄉吳挀甫先生既序而行之；《餐霞樓詩》，仲遠今以序屬余。余維詩者，志也，觀其詩而志可知，觀其志而人可知，非可以偽為也。太夫人生長名門，內外家皆詩禮舊族，幼習書史，深明大義，嘗割臂以療母疾；既嫁而翁病，亦如之，姑病，又如之。至再至三，不懈益虔；至孝純行，根於天性。然卒以不永其年，年三十七以卒。鄉之人同官京師者為之具其事聞於朝。疏入，天子嘉焉，詔予旌表，綽楔輝煌，閭里慕歎，是其志行瑩瑩，本無取乎藉詩以傳；且其詩中更兵燹，播散畧盡，此編僅就親舊家所存零章斷簡，哀輯掇拾，不逮什一。然就讀之，多和平中正之音，雖困阨疾苦之中，壹皆出之以敦厚，非宅心醴粹，而以道義閑厥躬者，不辦為此也。則夫增家乘之光而揚彤史之美，不有自來哉！仲遠溫醇淵雅，年甫三十，著作表表甚偉。異日能為公卿大臣，能潤色天子之鴻業，皆決然可信；益徵太夫人之德之垂裕於後者，方未有艾。余故樂推論之，以弁諸簡首，亦與當世君子相質證焉。合肥阮忠樞。

《餐霞樓集》者，言母左太夫人之所作也。夫謠興斷竹，永感白雲；浦紀沉瓜，流芬黃絹。雞鳴不已，太倉伏闕之歌；烏哺自傷，扶風申情之賦。維孝思之悱

側，兼麗旨之鏗鏘。遐哉淑媛，疇為嗣音；懿此遺編，允符芳烈。迹其璇水毓源，蘭谷挺秀；韋母藝綜二妙，左女才噪一時。生麻不扶，頌椒自媚；金鑾北山之勒，大家東征之流。濡染所漸，麗則所託。若乃請祗閨中，奉藥堂上；柔色執玉，疚懷禱花。江水可汲，時躍龐女之魚；天醫不來，頻割陶氏之鬢。茶心獨苦，柳肘猶毀，謂非醇性儷於叔雄、至誠通於穹昊者乎？雖祐善偶爽，稟命不融，而巋然禮宗，綽楔彰其潛德，貽厥盡教，累葉蔚其循猷。名列玉臺，集鐫香茗，亦足以矜式薄俗，昭示來禩矣。皦皦之行，有煒管彤；灼灼之機，無慚紈素。欣披佳什，欽企徽音；輒綴卮言，聊同嚶引。姻侍生任道鎔。

閨秀題詞⁴⁶

蕭室常熟宗婉婉生

畫樓高迥⁴⁷無塵埃，樓中之人仙乎哉。平時飽餐霞五色，江花迸向毫端開。借問斯卷出誰氏，聖門先哲溯言子。文學淵源萃裔孫，才人能更兼端士。筮仕幽燕正綺年，文章忠孝一身肩。為傷中道凋慈蔭，未報春暉每泫然。泫然心事悲何極，遺編敬輯瓊瑤集。歲在旃蒙大淵獻，徵題來索顏唐筆。老筆顏唐詎足誇，分明減盡舊才華。雙眸⁴⁸窗下摩挲遍，且幸今朝卻不花。予比年老眼昏花，幾不能辨認字迹。⁴⁹開編逸逸香風舉，先見皇皇燦天語。刳臂爭傳⁵⁰身後名，鏤心還鑄生前句。旨取風人格自高，音歸正始少牢騷。即今懿德流徽遠，元季咸欽並鳳毛。龔黃惠政羣推許，勛名日上鵬搏羽。疊疊鸞封姓氏彰，吾虞賢母濟陽女。

陸室常熟宗燾倩宜

左芬才調本清華，佳句真堪障碧紗。怪道筆花開五色，胸中餐盡赤城霞。有才德世無倫，臂血流紅孝行真。夫壻家聲重賢裔，閨中端合出完人。⁵¹

⁴⁶ 印本無「閨秀」二字。

⁴⁷ 「迥」，印本作「寬」。

⁴⁸ 「眸」，印本作「目」。

⁴⁹ 印本無此注語。

⁵⁰ 「刳」，印本作「割」；「爭」，印本作「曾」。

⁵¹ 印本無此首。

曾將紈扇乞調脂，富貴花蒙⁵²贈一枝。今日開編倍惆悵，美人不見見遺詩。
誼託葭莖跡恨疏，未曾絳幔侍琴書。誰知兩兩丹山鳳，轉許門停問字車。⁵³

夏室龍眠姚若蘅芝湄

懿行曾邀天語褒，更披遺集仰清高。孝娥碑與班姬筆，莫向詞場覓等曹。
一卷清芬守後賢，絃歌世澤慶綿延。於今又見徽音嗣，待集鷗波唱和篇。謂哲嗣應千明府令媳汪雪芬夫人。⁵⁴

⁵² 「蒙」，印本作「曾」。

⁵³ 印本無此首。

⁵⁴ 印本無此注語。按：言家駒，字應千。其妻汪韻梅，字雪芬，亦能詩，有《梅花館詩集》，詳見胡文楷編，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頁359；單士釐輯：《閨秀正始再續集》，卷2，頁47a-b。

餐霞樓遺稿⁵⁵

蘭陵女士左白玉 小蓮⁵⁶

◆001 〈秋柳〉

試看庭前柳，蕭疏已帶秋。寒鴉棲未穩，滿樹暮煙浮。

◆002 〈閏重九，敬步家祖中丞原韻〉

九日登高兩度遊，小園風景也遲留。杜陵有句難揮筆，洛社重開特閏秋。客到龍山仍落帽，人從鳳嶺又移舟。躋堂隨序霞觴祝，慚續篇章在後頭。以上均十一齡作。

◆003 〈秋夜獨步〉

金井梧桐落，玉堦蟋蟀鳴。徘徊明月下，已覺夜涼生。

◆004 〈翦菊〉

菊到深秋色更黃，恰宜籬畔襯斜陽。何妨月下攜金剪，剪得花枝滿袖香。

◆005 〈白菊〉

傲霜枝瘦放籬東，澹泊⁵⁷天然自不同。一任韶華桃李豔，開時從未笑春風。（印 001）

◆006 〈初冬〉

颯颯風聲嘒嘒鴻，嚴霜掃盡菊花叢。莫言陶令荒三徑，窗外寒梅信已通。

◆007 〈紅葉〉

白露為霜後，楓林盡染紅。豔添黃菊畔，秋老夕陽中。

◆008 〈新柳〉

裊裊鵝黃乍展時，含煙含雨一枝枝。托根幸傍淵明宅，不向春風管別離。（印 002）

⁵⁵ 印本作「餐霞樓詩軼稿」。

⁵⁶ 印本作「陽湖左白玉小蓮學」。

⁵⁷ 「澹泊」，印本誤作「澹淡」。

◆009 〈水仙〉

秋水為神玉作肌，凌波微步月明時。最宜翠竹寒梅下，淡淡煙痕放一枝。（印 003）

◆010 〈新竹〉

呪筍莫成竹，新篁已出牆。放梢枝挂⁵⁸月，解籜粉含香。色映窗紗碧，風生卷帙涼。干霄看直上，好待宿鸞凰。（印 004）

◆011-012 〈題湯雨生太夫人〈斷釵吟〉後〉⁵⁹

蓼莪句裏恨偏長，釵斷真如斷寸腸。豈獨芳徽垂不朽，冰心可與日爭光。（印 046）

茹荼飲蘖歷艱辛，閩海滇雲恨未伸。莫道春暉無可報，花釵九樹奉慈親。（印 047）

【附陳蘊蓮詩作三首】

〈題湯總戎雨生太夫人〈斷釵吟〉卷，即用其韻〉

手澤摧殘痛未休，摩笄永抱恨悠悠。沉吟往事重拈韻，血淚應垂不律頭。
忠孝堅貞萃一門，誦詩如見典型存。憑將畫荻茹冰苦，博得天書紫誥溫。

〈前詩意有未盡，復成一律〉

記得釵初賜，匆匆卅九年。春暉恩莫報，手澤痛難蠲。夢斷邗江月，心傷閩海天。披圖如識面，大節仰前賢。⁶⁰

◆013 〈春雨〉

如膏滋萬物，漠漠養花天。草色沿堦潤，簫聲隔巷傳。小桃初逗豔，垂柳似浮煙。更喜添新漲，春江擬放船。

⁵⁸ 「挂」，印本作「絳」。

⁵⁹ 按：宗婉有〈題湯雨生都督太夫人「斷釵吟圖」〉長詩，序云：「武進湯雨生先生貽汾一門忠孝，以難蔭洊升今職。少時孤露，賴太夫人楊氏青年矢節，撫之成立。先生就官粵東，與牧厓伯父通家甚暱，故婉在閨中得聞太夫人懿行，今獲觀此圖，尤不勝慨仰，謹題長句紀之。」見《夢湘樓詩稿》（清光緒六年常熟宗氏刻本），卷上，頁 10b。據此，「斷釵吟」應是圖，諸友題詠其上。下引陳蘊蓮詩「披圖如識面」云云，亦可為資證。

⁶⁰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 2，頁 4b-5a。

◆014 〈納涼〉

何處堪消暑，徘徊步曲塘。澄泉清若我，皎月澹於霜。竹露沾衣潤，荷風入檻涼。
流螢飛個個，遠照讀書堂。

◆015 〈喜雨，敬步母親大人韻〉

斜飛急點向簾穿，甘澤無私沛大田。雀舌茗烹新漲水，龍鬚涼借早秋天。風來豹腳
喧窗畔，雨過蝸牛篆砌邊。聞說農家歌擊壤，也成俚句喜書箋。

【附陳蘊蓮原作一首】

〈外以諸昆仲〈喜雨〉詩見示，并有和章，即次其韻〉

好句如珠乙乙穿，咸歌膏澤足陂田。誰將慘澹營邱筆，畫出溟濛水墨天。秀擢秧針青欲
遍，潤添山色翠無邊。雨窗勉和陽春曲，笑折芭蕉當彩箋。⁶¹

◆016 〈夏日漫興和婉洵大姊韻〉

一桁簾垂地，琴絃燕楚聲。離離槐影合，裊裊篆煙橫。瓜戰前宵約，詩情向晚生。
雨餘雲四卷，愛月坐深更。

◆017 〈鳳仙次婉洵韻〉

朱朱白白盡鮮妍，開近東籬骨亦仙。幸有幽人知愛惜，不教寥落傍堦前。

◆018-019 〈秋夜〉

皓月照池塘，殘螢幾點光。鐘聲聽野寺，雁影過瀟湘。露冷蓮初墮，霜高木漸黃。
閒吟忘夜永，香霧滿衣裳。（印 005）

寂寂⁶²夜三更，庭前秋氣清。金飈吹不定，銀漢瀉無聲。入耳蟲鳴切，當頭月色
明，倚闌閒竚立，詩思靜中生。（印 006）

◆020 〈舟中寫懷，敬步母親大人，用周石落明府〈西竺庵題壁〉韻〉⁶³

⁶¹ 同前註，頁 12b。按：據此詩，知左晨兄弟以〈喜雨〉詩唱和，陳蘊蓮先和之，左白玉再步其韻。

⁶² 「寂寂」，印本作「寂寞」。

⁶³ 印本詩題作「敬步慈親韻」。

粘天芳草襯波藍，泛宅浮家小似龕。聽雨渾忘宵漏五，看花已負暮春三。詩求欲穩不知苦，畫尚初模便惹貪。鯉對趨庭多樂趣，何須惆悵憶江南。時侍雙親北上。⁶⁴（印 007）

【附陳蘊蓮原作二首及左晨同作二首】

〈舟行風阻，悶極無聊，偶閱周石落大令《綠滿書窗吟草》，內有〈西竺菴題壁〉詩數十疊，率皆勞人黃鳥之歌，根觸於中，不能自己，即用其韻，以寫余懷〉

天光水色碧於藍，借得糧艘僅一龕。惡說東風輕兩五，愁吟越鳥繞枝三。夢隨飛絮遠猶戀，人愛夕陽晚更貪。渺渺余懷數回首，白雲何處是江南。

千行官柳半天藍，映入篷窗綠滿龕。逆浪舟如鷁退六，惜花春已月過三。書因苦讀人嫌腐，詩為旁搜自笑貪。莫嘆行囊無長物，誰能坐擁百城南。中丞公以儒素傳家，所攜惟書篋最富，行李則數肩而已。

同作 向庭

十幅蒲帆映水藍，攜來書畫米家龕。波間清濁流分兩，窗外煙雲岫列三。身歷風塵難免俗，泉思廉讓欲除貪。故園花事憑誰訊，記否春宵坐檻南。

寫生無地設青藍，容膝何妨寄一龕。清酒我輸焦遂五，色絲卿擅鄭虔三。忘機應自知魚樂，薄俗真堪笑鼠貪。水色山光添逸興，不須風景憶江南。⁶⁵

◆021 〈夢回〉

半窗花影正溟濛，落下銀缸一剪紅。真覺放翁詩句好，尚餘書味飽胸中。（印 008）

◆022 〈夜泊〉

行抵逗淮鎮⁶⁶，停篙歇葦杭。月波瀉襟袖，人影倒衣裳。夜話新潮長⁶⁷，風吹野芡香。村深無漏鼓，清角動低牆。（印 009）

◆023-024 〈舟滯仲家淺〉

江鄉櫻笋候，首夏正清和。客路兩逾月，春光一擲梭。岸高知水涸，樹遠覺雲多。欲借徐熙筆，來添幾疊波。

⁶⁴ 印本無此注語。

⁶⁵ 以上四詩，並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2，頁17b-18b。左晨，字向庭。

⁶⁶ 印本首句作「一葉扁舟小」。

⁶⁷ 「話」，印本作「語」；「長」，印本作「漲」。

岸草不曾長，車塵滾滾中。桃花流向北，瓜蔓便之東。不數十里即分水云。墟落孤煙翠，山頭曉日紅。浴沂傳勝蹟，於此仰遺風。

◆025 〈初抵津門寄婉洵〉⁶⁸

為別連枝樹，中宵引夢馳。三春分手日，千里斷腸時。滄海浩無際，音塵達恐遲。故園叢桂發，欣賞與誰期。（印 010）

◆026 〈秋夜〉

碧天如水水明樓，淡淡銀河遠自流。幾點殘螢棲露草，一彎新月挂簾鉤。鐘聲飄渺不知處，梧影蕭疏已報秋。坐久竟忘蓮漏永，助人詩思興偏幽。

◆027-028 〈寄沈靜芳大嫂〉

鶯花三月木蘭舟，曾記相逢話別愁。又見依依楊柳綠，教人無計下眉頭。（印 011）

幾番沾水寄雲波，回首家山奈遠何。留得將離詩句在，錦箋看取淚痕多。

◆029 〈戊戌之春，侍親芥園看花，敬步母親大人，用東坡「定惠院看海棠」韻〉

蕭條庭院無花木，几淨窗明樂幽獨。芳園名勝試閒遊，光景天然真絕俗。始覺其中別有天，綠肥紅瘦徧蹊谷。漸遊深處漸無塵，激湍清流繞茅屋。蘭如靜女貞且幽，梅似癯仙清少肉。天隨人意雨乍晴，柳欹花嬋眠初足。寂寂園亭風景妍，藹藹晴雲春氣淑。滿身花影如繡成，知有明霞生海腹。賦詩豈乏臨川毫，開樽惜少睢園竹。洵知行樂當及春，大塊不枉寓茲日。攜來天上小龍團，松下烹茶學西蜀。才同襪線不自量，類鶯無成徒刻鵠。侍坐欣聞彈正始，餘音嫋嫋未終曲。暢然自得詠而歸，學步誠難反棖觸。

【附陳蘊蓮原作及再疊韻之作各一首】

〈暮春之初，偕外暨姪彥華、女小蓮芥園看花有感，用東坡「定惠院海棠」韻〉

丁沽斥鹵鮮花木，小院閒棲苦幽獨。偶然買得擔頭春，大葉蘼枝一何俗。聞道西郊有芥園，窈窕巾車訪村谷。此時始信已春深，桃李陰陰露茅屋。石闌點筆坐題詩，著袂飛英紅映肉。我從香雪海中來，萬紫千紅看不足。鳩聲呼雨遠更清，花氣襲人芳且淑。不有佳作伸雅懷，孝先空負便便腹。白鶴歸來巢古松，翠袖徒思倚修竹。園中花木蒼蔚，惟少此君

⁶⁸ 印本詩題作「寄婉洵」。

耳。偃僂還逢郭橐駝，蠻語侏離數名目。梅花水遞自江南，海棠陸裏由巴蜀。直被東坡賺到今，何須唧子定鴻鵠。瓊姿祇合在瑤臺，胡亦風塵淪海曲。乘興而來興盡歸，無限低徊費根觸。

〈前詩外子和竟，彥華、小蓮迭有和章，樂此忘疲，遂增吟興。維時天氣澄和，風日閒美。鳥知娛客，迭奏笙簞；花解留人，咸鋪錦繡。餐落英而飲墜露，步仄迳兮臨清流，幾疑身在畫圖。自爾趣諧酬唱，彌覺前作未盡所懷，因再疊前韵質外，并示彥華、小蓮〉
且復徜徉憩雲木，行歌互答不愁獨。何須檀板共芳樽，肯被桃花笑人俗。奪得文通五色毫，酒數無憂罰金谷。漫言早夏異春初，畢竟山林勝華屋。梅可嚼兮芝可餐，遣興無須饜梁肉。北地由來物候遲，朱朱白白開纔足。鶯啼燕語韻抑揚，天淡雲閒氣清淑。也能蠻語詠娥隅，斯免參軍負此腹。休懷楚水與吳山，怕聽哀絲與豪竹。浩然煙景來無邊，滌盪塵襟豁心目。案上瑤琴試解囊，桐自龍門錦西蜀。一揮萬壑松風寒，如見平沙落鴻鵠。拂衣乍起共憑闌，溪籐再疊坡仙曲。魯縞重穿非曰能，適遇吟機感相觸。⁶⁹

◆030 〈種竹〉

斲破莓苔拓十弓，忽驚秋氣撲簾籠。漸開蔣詔蕭疏徑，大有王猷嗜癖風。冉冉藍蘿初解薜，猗猗碧玉乍成叢。安排半幅鵝溪絹，寫取煙梢窗影中。

◆031-033 〈盆梅，步母親大人韻〉⁷⁰

移來瓊蕊傍簾櫳，馬跡車塵未許通。酒暈分明生玉頰，錯疑花被曉霞烘。（印 098）

獨向蘭閨結靜緣，恍如月窟現神仙。雲屏深護珠簾密，不怕清明細雨天。（印 099）

雪虐霜欺性自持，詩人終古愛幽姿。暗香浮動黃昏月，助我吟懷不費思。

【附陳蘊蓮原作三首】

〈盆梅〉

移來華屋置房櫳，花爲家謙肅太守所送，從此塵埃路罕通。一樣寒香生陋室，不須日炙與雲烘。
幾生修到有深緣，沁骨香來我欲仙。何必司風煩令史，護花不讓四禪天。
珍重靈根謹護持，豈容塵俗近仙姿。縞衣翠羽渾虛妄，卻笑師雄假夢思。⁷¹

⁶⁹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2，頁21a-22b。

⁷⁰ 印本詩題作「盆梅」。

⁷¹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3，頁2b-3a。

◆034 〈秋風〉

昨夜涼飈逗綺寮，無邊落木下蕭蕭。劉郎遠思緜緜致，杜老吟魂黯黯⁷²銷。橘柚黃知時漸暮，蓴鱸美憶夢偏遙。誰憐暗裏移宮羽，一任齊紈歎寂寥。（印 012）

◆035 〈秋草〉

萋萋殘碧暮煙冥，減盡裙腰舊日青。扶荔宮寒生意歇，采香徑冷露華零。斜陽影裏一雙蝶，涼雨聲中數點螢。寂寂平蕪秋易老，記曾拾翠過莎汀。（印 013）

◆036 〈落日〉

未須愁日暮，好景在西隅。近水沉金鏡，遙山得火珠。溪邊明細草，天畔急歸烏。唱晚嘔呀起，漁歌入浦徐⁷³。（印 014）

◆037-038 〈讀《晉書》〉

四海由來只一家⁷⁴，如何胡騎滿中華。郭欽手疏千秋重，晉武看時字字差。（印 015）

帝業休稱尚在東，琅琊王亦可憐蟲。新亭不有夷吾在，那得人人拜下風。（印 016）

◆039 〈阿⁷⁵少司農兩姬殉節，詩以哀之〉

聞說雙姬殉，盈盈正妙年。主恩無日報，妾體此時捐。節與蒼松媲，名應青史傳。不須他比擬，國士目嬋娟。

【附陳蘊蓮詩作一首】

〈汪少司農兩姬同日殉節歌滿洲正白旗人〉

維建寅月歲庚子，司農阿爾邦阿死。司農身去問誰從，兩姬身殉呼天只。兩姬者何姓氏香，惟公側室蔡與楊。誰知桃李春風面，生就冰霜鐵石腸。夫人會得淑姬意，不令舞衣歌扇侍。佐理蘋蘩內政忙，食譜茶經惟是議。一旦罡風折棟樑，絲彈寡女淚沾裳。相將身試黃泉路，攜手同歸掩曲房。生同所天死同日，元之七姬纔可匹。金谷惟傾一斛珠，說與石崇應羨絕。泰山一死豈尋常，巾幗能爭日月光。願竭鄙誠書萬本，作歌未盡我揄揚。⁷⁶

⁷² 「黯黯」，鈔本作「點點」，茲從印本。

⁷³ 「入浦徐」，印本作「擬夜杼」。

⁷⁴ 「只一家」，印本作「屬漢家」。

⁷⁵ 「阿少司農」，陳蘊蓮詩題作「汪少司農」，見下。

⁷⁶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3，頁8a-b。

◆040-043 〈楊花四律，敬步母親大人，用王漁洋〈秋柳〉韻〉⁷⁷

枝枝作絮漾春魂，乍暖還寒靜掩門。簾外亂飛羣蝶影，橋頭晴積碎雲痕。纖纖舞罷氈鋪地，踏踏歌回雪滿村。滴粉搓酥邀女伴，賞心樂事細評論。（印 017）

撲去如煙糝似霜，因風漠漠滿芳塘。飛花點惜方回硯，黃絹辭添道蘊箱。潔白亦宜陪月姊，端莊畢竟讓花王。吟餘擱筆書堂坐，掩映清輝樂圃坊。（印 018）

如煙如雨欲沾衣，九十韶光惜漸非。長笛聲中聞宛轉，斜陽影裏認依稀。灤洄綺陌游絲颺，點綴花枝薄靄飛。迴憶故園諸姊妹，同心同折久相違。（印 019）

莫訝深閨兒女憐，盈盈掠水又含煙。釀來花意千重雪，畫出春痕萬疊棉。素手輕團思舊侶，綠陰閒捉笑當年。西園數日潺潺雨，點綴浮萍曲沼邊。（印 020）

◆044-047 〈疊前韻再成〉

亂落渾疑蛺蝶魂，花枝飛盡不關門。輕風淡淡春留影，曉月濛濛雪有痕。牧笛吹迴迷古渡，酒旗飄轉認前村。總教徹骨清如許，未可寒梅一例論。（印 021）

底事青天忽墮⁷⁸霜，濛濛漠漠⁷⁹遍陂塘。飄棉墜粉初離樹，翦雪裁雲不滿箱。為感萍踪思遠客，欲將絮果問空王。盤旋好傍淵明宅，絕勝裴家碎錦坊。（印 022）

顛狂直欲撲裳衣，當作花看是也非。今日飄零今日盡，一番煙雨一番稀。月移短砌輕難著，風定疏簾悄不飛。誰勸流鶯聲小住，留春無計願多違。（印 023）

拋家傍路最堪憐，渺渺長堤玉化煙。三月光陰多黯淡，一春情思太芊⁸⁰綿。吹香撲帳看今日，詠絮趨庭憶昔年。未免將人心事擾，因風飛繞畫闌邊。（印 024）

⁷⁷ 印本詩題作「楊花，用漁洋〈秋柳〉韻」。

⁷⁸ 「忽墮」，印本作「隕曉」。

⁷⁹ 「濛濛漠漠」，印本作「飛來飛去」。

⁸⁰ 「芊」，印本作「纏」。

【附陳蘊蓮原作四首】

〈和沈西雍太守〈楊花〉用王漁洋〈秋柳〉韻〉

流鶯枝上攪吟魂，桃李陰陰覆院門。看去春愁愁有影，照來夜月月無痕。花生謝女題詩筆，香滿吳姬壓酒村。莫羨因風霄漢近，顛狂身價不堪論。

舞訝珍珠掃訝霜，半隨塵土半池塘。飄來茶鼎疑煎雪，點上圖書誤置箱。閒逐兒童嗤白傅，愁生羌笛感詩王。不堪回首消魂地，正值花飛曳練坊。丁酉春，余與次芬妹別於吳門。濛濛漠漠慘人衣，結習留痕似也非。燕子啣來春漸老，鶯兒打起夢偏稀。可容月地和梅種，祇合花天伴雪飛。傍路拋家同一慨，趨庭詠絮願常違。

開誰行惜墮堪憐，滾作輕團散作煙。自有新詩吟白雪，莫將陳語擬吳絃。風梳雨沐剛三月，鳳泊鸞飄又一年。萬種柔情吹不斷，逗人離思浩無邊。⁸¹

◆048 〈春日寄靜芳嫂〉⁸²

停雲藹晴空，好鳥鳴幽谷。嗟我正懷人，際此生根觸。思之不可見，盡日闌干曲。闌干久延佇，別恨常紆鬱。春風一已來，吹遍欣欣木。同心不同折，楊柳淒以綠。君減束素腰，我損橫波目。回首望江南，四載天涯各。引領還入房，涕下欲盈掬。有兄自南來，遺我尺素書。燦如天孫錦，貴比明月珠。上言加餐飯，下言常念予。置諸襟袖裏，作報偏踟躕。（印 025）

◆049 〈望岱〉

是誰妙手鑿鴻濛，化出乾坤第一峯。眾壑仰瞻都作趾⁸³，川源東向盡朝宗。方知漢代猶餘柏，不信秦時尚有松。最好朝來紅⁸⁴日映，青天朵朵碧芙蓉。（印 026）

◆050 〈比作〉

比作癯仙果若耶，清姿渾不御⁸⁵鉛華。試看茅舍疏籬畔，自是東風第一花。（印 027）

◆051 〈花朝有感〉

百花生日是今朝，苦雨淒風正寂寥。我欲乘槎歸去也，盈盈一水已為遙。

⁸¹ 見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卷3，頁7a-8a。

⁸² 印本詩題作「寄靜芳」。

⁸³ 此句以下共四句，印本缺。

⁸⁴ 「朝來紅」，印本作「海東朝」。

⁸⁵ 「御」，印本作「欲」。

◆052 〈詠蘭〉

九畹滋將半，花心轉欲愁。既無芳芷伴，反見綠葳稠。怕誦南陔詠，徒深楚客憂。豈惟誇絕代，幽靜孰能儔。（印 048）

◆053 〈夜雨書悶〉

遣悶排詩句，吟成亦苦音。思兒情定切，憶母涕難禁。斗帳昏燈淡，空堦夜雨侵。小樓人獨倚，點點碎離心。

◆054-058 〈題畫代賀新婚〉⁸⁶

夭夭灼灼十分春，豔比元都色更新。咫尺仙源應不隔，劉郎可許問迷津。桃花（印 028）

花開並蒂漾池塘，好與佳人鬥豔妝。寄語采蓮休采葉，留他翠蓋覆鴛鴦。荷花（印 029）

調脂滴露替傳神，魏紫姚黃總絕塵。料得館甥銀燭夜，天香應染畫眉人。牡丹（印 030）

花如人面葉如鈿，玉鏡臺邊巧鬥妍。不把芳姿留紙上，秋江搖落有誰憐。芙蓉（印 031）

玉骨冰肌世外姿，暗香浮動夜遲遲。一枝領袖羣花後，顆顆微酸漸著枝。梅花（印 032）

◆059 〈黃牡丹〉

訝道東皇似有私，黃封特賜好花枝。玉堂貴客無雙品，金谷佳人絕世姿。色借御袍春燦爛，香分羅襪夜迷離。拌他一飲如泥醉，偷取鵝兒入酒卮。

◆060 〈白牡丹〉

⁸⁶ 印本詩題作「代外題畫賀人新婚」。

皎如璧月潔如霜，素豔偏能壓眾香。老圃孤高猶作婢，臨芳風度倍⁸⁷稱王。繁華夢醒神仙品，富貴人偏雅淡妝。幸免太真纖手捻，至今朶朶⁸⁸粉生光。（印 033）

◆061 〈梅〉

知是東皇著意栽，故教桃李作輿臺。白衣宰相山中卧，縞袂仙人月下來。譜入瑤琴香醺醺，伴和孤鶴影毵毵。巡簷不少尋詩興，莫遣高樓玉笛催。（印 034）

◆062 〈蘭〉

斷澗空厓好託根，幽芳何必競當門。劇憐絕代佳人品，中有三湘逐客魂。燕尾風吹香可挹，魚魴燒認燭餘痕。援琴試鼓猗蘭操，眾草原難一例論。（印 035）

◆063 〈竹〉

籠煙掠雨翠搖空，剪碎藍蘿個個同。玉版參禪松影外，緗枝成韻月明中。能消大地炎蒸氣，自有高人澹蕩風。最是平安勞爾報，此君瀟灑亦圓通。

◆064 〈柳〉

甘棠舊館憶絃歌，長慶詞臣奈爾何。舞罷小蠻憐故態，吟餘道蘊展秋波。江南草長鶯聲亂，灞岸花飛燕蹴多。掠雨梳煙成底事，丰神只合傍靈和。（印 036）

◆065-067 〈庭中盛開硃砂月季口占〉⁸⁹

粉牆一帶錦屏遮，紅蕊參差耀晚霞。幾度憑欄看不厭，還燒高燭照瓊花。

應⁹⁰疑勾漏丹砂染，曉起開簾照眼新。莫恨芳菲易零落，小庭留得四時春。（印 037）

最是亭亭半放時，淺深疏密總相宜。更從松柏凌寒際，認取猩紅逞豔姿。

◆068 〈詠蟬〉

⁸⁷ 「倍」，印本作「竟」。

⁸⁸ 「朶朶」，印本作「素面」。

⁸⁹ 鈔本 065-067 三首聯章，題為「庭中盛開硃砂月季口占」；印本僅有 066 一首，題作「硃砂月季」。

⁹⁰ 「應」，印本作「錯」。

托身高潔有誰同，與世無爭飲露風。最愛初晴新月上，餘音嫋嫋碧梧中。（印 038）

◆069 〈辛丑⁹¹七夕〉

纖纖新月挂青冥，燭影搖紅透短檣。莫怨清光只如許，嫦娥有意避雙星。

◆070-073 〈送程夫人還吳代作〉

散花天女是前身，水月襟懷迥絕塵。口吻青蓮生葉葉，親傳衣鉢託蘭因。

兜羅三匝四禪天，貝葉經繙講室前。日向蒲團參密諦，同登道岸挾飛仙。

蘭陵歸棹唱陽關，分手無端淚自潸。輕駕法航三尺浪，蓬萊采藥幾時還。

牟尼一握絕塵埃，自授麻姑說法來。解得梅花微妙旨，笑緘粉筆當瓊瑰。

◆074 〈菜粥〉

糲粳如雲乍築場，烹葵節候費商量。翻匙嘗處桃花潑，置釜炊時菜葉香。底用芳名數萸莢，何須清味說桃榔。離離回首郊原遍，始信農家樂趣長。

◆075 〈雁字〉

咳唾何人落九天，風前斷續短長篇。驚殘曉月剛千里，倒捲斜陽巧一聯。漸作蠅頭旋隱約，尚留鳥跡半連綿。莫從思婦妝樓過，錯認傳書倍黯然。（印 039）

◆076 〈題叔祖姑黃太孺人「芝蘭松竹圖」〉⁹²

唯竹有筠松有心，風饕雪虐常青青。閨閣徽音嗣鍾郝，丹青妙筆圖儀形。妙筆全將凡豔捐，不栽桃李樹芝蘭。芝蘭灌溉墨井水，文學家聲常不已。披圖省識舊時容，共慕歐陽賢母風。在昔鸞絃易彈歇，貞心堅矢柏舟節。忍痛含悲幾廿年，病魔時繞藥爐煙。課兒畫荻書聲好，燈前時誦瀧岡表。竹有筠母，德比其真。松有心母，質比其純。芝蘭秀挺松竹茂⁹³，高堂常蔭春暉春。（印 040）

⁹¹ 辛丑為道光二十一年（1841），其時白玉二十歲。

⁹² 印本詩題作「題黃太孺人『芝蘭松竹圖』」。

⁹³ 「秀挺松竹茂」，印本作「玉樹庭階秀」。

◆077-078 〈哭家楨姪〉

斷腸直欲問青天，何事摧殘到小年。似匣桐棺只三寸，明珠碎掌玉成煙。

病來卒遽未經旬，一夕來看汝數巡。痛絕喘絲將斷候，始知藥治太因循。

◆079 〈輓黃太孺人〉

仲春月尾霜颼驚，不折凡木折女貞。西江文節舊苗裔，殉節為重生為輕。當時本欲從夫逝，只因未了夫心事。黃口孤兒孰負攜，白頭君舅誰承侍。憔悴姬姜日毀容，烏⁹⁴啼月落淚珠紅。苦辛嚴佐熊丸讀，努力殷勤菽水供。頻年心力傷交瘁，梭擲韶光愈衰矣。死非死兮生非生，同穴之辰何日至。食蘗茹荼廿載來，衰翁猶復赴泉臺。縱教膝下能繩武，難釋心中無限哀。仙鸞忽下冬青樹，駕得雲駉竟西去。堅貞苦志洵完人，孝慈常⁹⁵令人興慕。文學傳家遺澤長，行看一表⁹⁶繼瀧岡。桑田滄海有更變，青史名同日月長⁹⁷。（印 041）

◆080-083 〈擬六如居士連珠體〈花月吟〉，偕小姑⁹⁸逸仙聯句十二章存四餘均散失〉⁹⁹

花隨月影上瑤臺，月弄花陰掃不開。漏轉月移花寂寞蓮，簾疏花動月徘徊仙。笑邀月姊花盈袖蓮，醉酌花神月滿杯。莫負月明花好夜，一年花月幾多回仙。（印 042）

花香月色兩堪誇仙，花吐清芬月吐華。幾處花明緣月照蓮¹⁰⁰，有時月暗被花遮。花塘水浸玲瓏月仙，月地風搖瑣碎花。最喜花朝秋月夜蓮，賞花玩月興無涯仙。（印 043）

貪看花月坐移時，月滿簾櫳花滿枝蓮。花拂月廊香馥馥，月行花塢夜遲遲仙。月中

⁹⁴ 「烏」，鈔本原誤作「鳥」，茲從印本。

⁹⁵ 「常」，印本作「恆」。

⁹⁶ 「一表」，印本作「表墓」。

⁹⁷ 「長」，印本作「光」。

⁹⁸ 「小姑」，印本作「夫女弟」。

⁹⁹ 「十二章存四」、「餘均散失」，印本無。

¹⁰⁰ 印本漏此「蓮」字。

緩執簪花筆，花裏先成明月詩蓮。好月好花堪入畫，扇裁月樣寫花姿仙。（印 044）

天將花月付山家，月色花光分外加蓮。月愛花開添皎潔，花催月上共清華仙。最難消受花前月，看不分明月下花蓮。月弄精神花弄影，坐花醉月樂幽遐仙。（印 045）

◆084 〈琅琊貞烈詩〉 李楠堂侍郎督學江蘇，卒於官，侍妾王氏自縊以殉。¹⁰¹

丈夫捐軀能有幾，臨難猶思苟免耳。天生義烈在蛾眉，一死從容報知己。蓉江之水清且長，文宗玉尺來評量。添香紅袖侍兩側，中有執拂瑯琊王。瑯琊生小厭羅綺，班誡曹箴通義理。美人之面烈士心，夙秉堅貞世莫比。自古榮華難永保，長庚召赴蓬萊島。人言身去不相隨，死不相隨心不表。君不見石家金谷梁氏樓，花飛玉碎名常留。正氣從來天賦與，千秋心跡堪相侔。一死靡他從此矢，倉皇掩袂呼天只。重如山岳輕鴻毛，生同生兮死同死。烏啼月落起徬徨，白練光飛玳瑁梁。練光宛轉明似月¹⁰²，分明皎潔妾心腸。蛸蛸領綰鴛鴦結，磨笄石化蓑宏血。一笑相逢在夜臺，人間暫作須臾別。朝來舉室盡驚惶，燕子樓頭一夜霜。霜寒纔見松筠志¹⁰³，星小偏爭日月光。光凝眸子枯如井，環佩歸來皎月冷。大吏飛章達紫宸，禮宗彤管標紅粉。滇南侍郎原籍¹⁰⁴江左姓名馨，好撰瑯琊節烈銘。柳枝桃葉無顏色，從此春風重女貞。（印 049）

◆085 〈別梅〉

春掩殘英早閉門，不堪細雨濕黃昏。生綃縱寫花前影，縞袂同銷笛裏魂。無分留香容且住，迴思索笑恨難論。廣平莫道心如鐵，別淚沾襟尚有痕。

◆086 〈惜梅〉

已憐標格瘦如斯，又恐寒多減玉肌。雪下彩旛應可借，霜前綃帳倩誰施。每因催墮春嫌早，為愛香飄夜覺遲。無奈高樓吹鐵笛，臨風愁絕倚闌時。

◆087 〈畫梅〉

¹⁰¹ 印本詩題作「李楠堂侍郎督學江蘇，卒於位，侍妾王氏自縊以殉，大江南北紀事徵題」。

¹⁰² 「明似月」，印本作「光似雪」。

¹⁰³ 「志」，印本作「操」。

¹⁰⁴ 印本無此注語。

屢欲巡檐¹⁰⁵興未伸，案頭先見一枝新。花生彩筆渾非夢，香滿冰綃不待春。淡極只傳霜裏影，瘦餘應¹⁰⁶取月中神。自來水竹因緣好，此際偏從翰墨親。（印 052）

◆088 〈憶梅〉

一別寒梅動隔年，誰傳消息綺窗前。月來紙閣難成影，夢斷羅浮未遇仙。虛幌雪飛春寂寂，空堦人立恨綿綿。天寒驛使猶遲寄，孤負巡檐夜不眠。（印 050）

◆089 〈尋梅〉

閣掩揚州夢已賒，欲探春信定誰家。霜濃遠水初逢影，雪滿前村未見花。隱約柴門猶在否，蕭疏籬落是非耶。詩人豈獨巡檐興，驢背歸來月漸斜。（印 051）

◆090 〈評梅〉

何郎已去逋仙沒，欲賦寒梅擬未工。身價自然明月比，丰姿還與洛神同。端宜譜列羣芳上，只合名稱三友中。從此筆花收拾起，紛紛桃李漫誇紅。（印 053）

◆091-092 〈春日寫懷〉¹⁰⁷

朝來對鏡懶梳頭，啼鳥新林叫不休。兩點春山青入鬢，替儂擔得幾分愁。（印 054）

花因僻性知音少，曲不宜時入聽難。春短春長多少恨，教人惟有淚偷彈。（印 055）

◆093-100 〈哭長女家娟〉

記汝生逢二月天，擎來掌上劇堪憐。魯陽縱有揮戈力，浩劫何能返小年。

昨夜猶能進勺漿，那堪臨別更呼娘。分明戀我情難割，力盡徒令哭斷腸。

手撫冰肌喚絕音，此時一刻亦千金。仙蟬脫蛻魂應在，碧落茫茫何處尋。

¹⁰⁵ 「檐」，印本作「幽」，義固可通，唯鈔本 085-090 六首均寫梅，除此首外，089 有「詩人豈獨巡檐興」、088 有「孤負巡檐夜不眠」、085 有「迴思索笑恨難論」，另 061 有「巡簷不少尋詩興」，均化用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之二「巡檐索共梅花笑」典，故作「巡檐」為是。

¹⁰⁶ 「應」，印本作「畧」。

¹⁰⁷ 印本詩題作「春日」。

目極腸枯淚自揮，舊衣猶在惜人非。可憐慈母手中線，化作紙灰片片飛。

一行魂帛寫靈前，夜靜空房欲化煙。青女素娥原耐冷，悔將小字字家娟。

生來愛好自天然，小髻玲瓏喜不偏。縱使畫工憑好手，也難靈活似生前。

玉碎花飛可奈何，依人嬌鳥感人多。自彈一朶瓊瑰淚，滴向風前抵愛河。

躑躅追呼更可哀，傷心復叩祖靈臺時舅殯未葬。幽魂伏望扶持好，留取金環乞再來。

◆101 〈又百日誌痛〉

終朝如醉復如癡，昨夜分明夢見之。一百日來腸幾斷，悲懷正是起頭時。

◆102-103 〈又追悼四首錄二〉¹⁰⁸

秋風入骨劇辛酸，情與西河慟一般。精衛也知填海易，女媧縱欲補天難。百年其幾何離苦，短夢翻貪暫聚歡。從此朝朝惆悵過，畢生贏得淚汎瀾。（印 056）

忽覺形容在我傍，回頭欲喚倍神傷。病逢疫鬼驅無力，藥誤庸醫悔未央。入掌輕拋珠一顆，酸心徒灑淚千行。可堪終夜常開眼，一度思量一斷腸。

◆104 〈娟女歿已經年，哭之一律〉¹⁰⁹

恨事經年豈易消，重泉久隔痛難招。尋常飲泣恆終夜，況復摧殘值此朝。病目直同魚目醒，愁心更共燭心焦。小名欲喚聲還咽，襟上漣漣淚似潮。（印 057）

◆105 〈蘭露〉¹¹⁰

猗猗玉露紫苞融，培養深知造化功。一點怨含湘女淚，千秋清滌楚臣衷。甘分梨蜜¹¹¹差相似，圓走荷珠恰不同。常恐幽姿易憔悴，自滋膏澤潤芳叢。（印 058）

¹⁰⁸ 印本詩題作「有悼」，有二首，此為第一首，其第二首即鈔本 104。

¹⁰⁹ 印本無此詩題，而與 056（秋風入骨劇辛酸）合為〈有悼〉二首。

¹¹⁰ 鈔本 105-113 重見於印本 058-066，唯排序稍異。印本九首另有總題「消夏同逸仙作」，鈔本各首詩題於印本則為詩末注語。

¹¹¹ 「蜜」，鈔本原作「密」，茲從印本。

◆106 〈桐雲〉

亭亭直上碧雲齊，生彼朝陽蔭葦¹¹²。觸石欲從龍化去，干霄恰好鳳來棲。輪囷覆處¹¹³孫枝茂，翠黛濃時¹¹⁴香霧迷。滿眼紛霏青靄濕，有人點筆曲欄西。（印 059）

◆107 〈荷風〉

冉冉能消溽暑氛，吹來花氣忽紛氤¹¹⁵。傾殘太液波心雨，舞散瑤池水面雲。翠蓋亂翻驚鷺夢，紅衣倒捲縐韉紋。德風不愧¹¹⁶稱君子，送出清香遠近聞¹¹⁷。（印 060）

◆108 〈柳綠〉

紅襟燕子剪初梢，拂盡隋堤又板橋。綰住春光二三月，繫將離思短長條。時抽細縷金針密，未放飛棉玉屑飄。滿地榆錢穿不起，風前搖曳黛難描。（印 061）

◆109 〈蕉心〉

鎖窗翠黛正交枝，絕似新篁解箨時。綠蠟乍抽懷素筆，芳心不展美人思。緘成密札深難拆，展¹¹⁸到迴文細可知。待得養成如畫裏，拈將彩管好題詩¹¹⁹。（印 065）

◆110 〈秧針〉

聲聲¹²⁰布穀早相呼，漸與農家繡作圖¹²¹。秀穎初經風剪脫，寒芒如借雨絲扶。柳梢繫住千條線，露點穿成一串珠。稚子魚鉤敲莫誤，拈時刺手孔原無¹²²。（印 062）

◆111 〈麥浪〉

芄芃¹²³濃翠湧前灘，麥隴秋生四月寒。沃壤雨飛翻綺縠，晴畦風捲訝狂瀾。千重

¹¹² 「葦」，印本作「奉」。

¹¹³ 「覆處」，印本作「添得」。

¹¹⁴ 「時」，印本作「連」。

¹¹⁵ 「忽紛氤」，印本作「惹氤氤」。

¹¹⁶ 「德風不愧」，印本作「怪他立說」。

¹¹⁷ 此句印本作「如是清香溯我聞」。

¹¹⁸ 「展」，印本作「織」。

¹¹⁹ 印本末二句作「最是茜紗分綠上，此中容不下情癡」。

¹²⁰ 「聲聲」，印本作「隴頭」。

¹²¹ 此句印本作「可作農耕第幾圖」。

¹²² 此句印本作「決渠荷畝賦西都」。

¹²³ 「芃芃」，印本作「無邊」。

柳浪聲相和，萬壑松濤影借看。匝野黃雲猶未割，麴塵波勢動瀾漫。（印 063）

◆112 〈蕉雨〉

蕭蕭瑟瑟撼窗隅，迎得新涼暑氣無。亂颭翠旗鳴碧玉，倒攜鮫帕瀉珍¹²⁴珠。枝頭灑處¹²⁵鸞牋潤，葉底零來¹²⁶鹿夢蘇。既雨復思晴更好，詩情畫意細描摹。（印 064）

◆113 〈藕臂〉

好在汙泥未染將，玲瓏玉浸¹²⁷水雲鄉。擎來素手兜羅軟，化作金身菡萏香。色映佳人調雪腕，竅通公子判詩腸。為纏¹²⁸續命絲難¹²⁹斷，想見¹³⁰經綸滿腹藏。（印 066）

◆114-117 〈題嚴夫人「柳陰垂釣圖」〉¹³¹

纖纖玉指水溶溶，理得垂絲力未慵。自是相莊鴻案後，閒來釣亦使人恭。（印 067）

清波渺渺淡煙鋪，為問銀鱗釣得無。自有子陵遺法在，不須結網扣珊瑚。（印 068）

楊枝低護小欄紅，著個神仙便不同。髣髴芙蕖初出水，此身合在蕊珠宮。（印 069）

唼喋游魚水面浮，一竿斜拂柳梢頭。想因繡罷鴛鴦譜，戲把金針作釣鉤。（印 070）

118 〈中秋無月，十六日月明如洗〉

桂樹香飄玉露涓，每逢佳節倍潸然。嫦娥憐我思鄉苦，特放清光後夜圓。

◆119-120 〈題「騎牛學稼圖」〉

鞭絲笠影認芳津，寫出莎堤景逼真。何事過關學仙吏，耕南山便遠紅塵。（印 071）

¹²⁴ 「珍」，印本作「真」。

¹²⁵ 「灑處」，印本作「細洒」。

¹²⁶ 「零來」，印本作「驚催」。

¹²⁷ 「浸」，印本作「借」。

¹²⁸ 「為纏」，印本作「莫愁」。

¹²⁹ 「難」，印本作「還」。

¹³⁰ 「想見」，印本作「猶有」。

¹³¹ 印本詩題無「題嚴夫人」四字。

杏花村裏霧初消，斜跨烏犍過小橋。且讀且耕書挂角，要尋知己問漁樵。（印 072）

◆121-124 〈題周女史遺稿〉

小遊仙罷竟仙遊，仙子班中共一流。畢竟人間遜天上，廣寒宮裏不知秋。

閨閣流傳白雪歌，聰明清福得來多。孤山老鶴應無恙，孰問寒梅瘦若何。參用集中句意

江山多半助詩情，擁髻揮毫萬里行。我亦趨庭客燕趙，紀遊有句愧長城。

等閒吟弄儘刪除，探得驪龍頷下珠。欲向蟾宮寄芳訊，瓊樓可少女相如。

◆125 〈弔王趾仁將軍紹麟殉難，敬步母舅陳芝房先生祖望，用少陵〈丹青引〉韻〉¹³²
昔者白谷代州孫，韜弓臥甲守雁門。迨其致身輕一死，卓然青史名常存。矢窮兵盡¹³³
身不顧，至今又見王將軍。提兵拒賊後援絕，一時猛將空如雲。洸洸專閩英風見，
承恩數上南薰殿¹³⁴。武畧雄才結主知，朝廷久識真卿面。粵西有賊逞寥狼，金陵北
固頻傳箭。將軍辦賊賊愈多，力呼殘卒徒催戰。伏弋略血血染驄，孤虛鼠峽彭亡
同。周處無援以身殉，背裂齒碎標英風。天容慘淡日色暗，千秋一奮沙場中。戰馬
歸來悲失主，弔祭不至號寒空。會將忠節論列上，不使生靈泣相向。自古成仁遂殺
身，說與妻孥莫惆悵。杲卿舌兮嚴顏頭，丹青一一垂形相。忍使英雄涕淚零，逆氛
未掃身先喪。用兵有法筆有神，丹青絕藝傳家真。日星河嶽光可貫，偉哉王宰真傳
人。毀家紓難就忠義，南雷俠氣青氈貧。陳侯徵詩示不朽，絕勝金鑄范蠡身。（印
073）

◆126-127 〈並頭菊〉

平分秋色到疏窗，傲骨清標兩未降。為惜卷簾人影瘦，西風有意放成雙。（印 074）

離魂倩女漫相尋，影並東籬燦似金。若是孤芳能耐久，蓮根蓮子枉同心。（印 075）

¹³² 印本詩題作「用少陵〈丹青引〉韻弔王趾仁將軍紹麟呈芝房母舅」。

¹³³ 「矢窮兵盡」，印本作「矢盡兵窮」。

¹³⁴ 「數上南薰殿」，印本作「出入金華殿」。

128-134 〈哭長男家麟〉¹³⁵

哭女連年淚似絲，者番腸斷更堪悲。不知何事遭天譴，折我瓊林第一枝。

微疴偶抱誤庸醫，玉折蘭摧恨可知。十四年華梭子擲，牀頭只有一編詩。

吾兒至性本天生，泣硯時時類伯孫。記否髫齡知哭祖，重泉相見定消魂。兒六歲時，舅翁棄養，即知撫棺慟哭，有成人體。

明窗淨几儼生存，老樹懸崖乍補痕。思子臺邊魂已斷，更聽祖母泣呼孫。

守身如玉作完人，到此方知不辱親。莫怪彌留無一語，尋常囑弟孝須真。

習字曾無百日功，顏筋柳骨已相同。塗鴉數片分明在，淚眼看時紙亦紅。（印 076）

課餘跬步不離旁，說典敲詩費較量。更寫竹枝窗外影，從今怕見月生光。

◆135 〈舟中即景〉

桂棹搖空自往還，扁舟直接彩雲間。一枝畫筆從何著，秋水江潭雲外山。（印 077）

◆136-137 〈旅館書懷〉

蘭陵美酒厭深嘗，只為西河痛未忘。說與知音應笑我，卻將故里作他鄉。

鄉音已改鬢將斑，鏡裏全非舊日顏。悵憶庭闈偏遠隔，一天愁思寄雲山。

◆138 〈聽雨〉

滿庭秋雨聽瀟瀟，滴碎鄉心客思遙。悄對疏燈眠不得，卻疑窗外有芭蕉。（印 078）

◆139-143 〈寫悶〉

海闊天空任鳥飛，池中煙水不須迷。蛟龍得雨非凡物，回首雲霄擇木棲。

¹³⁵ 印本詩題作「哭長男家麟七首存一」。鈔本七首，印本僅存第六首。

一生風骨似梅花，雪虐霜欺氣自華。瑣瑣羞三窟計¹³⁶，但憑斑管寄生涯。

渺渺余懷寄玉壺，秋風料峭客心孤。飛鴻自有凌霜翮，不羨畫屏金鷓鴣。（印 079）

梧桐葉落漸成秋，只寫牢騷不寫愁。孰為一寒憐范叔，風前枉敝黑貂裘。

蓬萊宮闕沸笙歌，滿地江湖可奈何。似綺年華梭一擲，平生心跡歎蹉跎。（印 080）

◆144-145 〈歸舟〉¹³⁷

一抹明霞落日銜，歸舟喜得順風帆。幾回情話西窗燭，豈有征塵上客衫時季齋表姊同行¹³⁸。（印 081）

偶然乘興寫花枝，敢說聲名重一時。恐惹應酬慵執筆，反勞小弟促調脂瑞九大弟索畫云¹³⁹。（印 082）

◆146-147 〈午睡〉

午夢借槐陰，眠琴不鼓音。為愁雲鬢亂，兩頰簾紋侵。（印 083）

長晝黑甜邀，如年不易消。枕邊無片紙，得句寫芭蕉。（印 084）

◆148 〈偶然〉

偶然得句費疑猜，恐被前人道過來。秋水為神冰作¹⁴⁰骨，更從何處著纖埃。（印 085）

◆149 〈才調〉

¹³⁶ 此句脫一字。

¹³⁷ 印本詩題作「喜季儕姊、瑞九弟同行」。

¹³⁸ 印本無此注語。

¹³⁹ 印本無此注語。

¹⁴⁰ 「冰作」，印本作「玉為」。

才調原來天付儂，一枝畫筆重江東。向嫌¹⁴¹ 詩少幽燕氣，直挂¹⁴² 雲帆趁北風。
(印 086)

◆150-151 〈畫山水〉¹⁴³

草草理殘妝，偷閒引興長。才難兼眾妙，租促怕¹⁴⁴ 重陽。賦茗頻斟酌，調羹費較量。一揮三擱¹⁴⁵ 筆，頓覺不勝忙。(印 087)

好博原知悞，將毋¹⁴⁶ 涉獵同。案頭山列嶂，堂上樹生楓。水湛心常湛，途窮思不窮。但能塵跡絕，便是蕊珠宮。(印 088)

◆152 〈泊舟江口〉

別緒愁腸苦沸煎，倚閭望眼日如年。一帆風趁歸心急，生怪征夫又泊船。(印 089)

◆153 〈長行感懷〉¹⁴⁷

崇山峻嶺喜重遊，爭似當年不解愁。記得雞聲茅店月，兩枝紅燭照梳頭。(印 090)

◆154 〈行經連鎮〉¹⁴⁸

掃盡餘氛甲冑藏，平原百里萋茫茫。兩三古佛臥焦土，一二遺民依倒牆。白骨空憐塗蔓草，赤心於此辨忠良。僕夫指點經殘壘，猶向風前說戰場。(印 091)

◆155 〈贈瑞九大弟奉差南旋〉

天隨人欲慰離情，奉使南歸不計程。勿負深閨經歲望，杏花時節喜相迎。

◆156-157 〈病中〉

無端二豎苦相磨，藥治還兼內外科。最苦晨雞初報罷，慈幃¹⁴⁹ 遣婢問如何。(印

¹⁴¹ 「向嫌」，印本作「自憐」。

¹⁴² 「挂」，印本作「絙」。

¹⁴³ 印本詩題作「山水畫幅」。

¹⁴⁴ 「促怕」，印本作「怕促」。

¹⁴⁵ 「擱」，印本作「閣」。

¹⁴⁶ 鈔本原誤作「母」，茲從印本。

¹⁴⁷ 印本詩題作「山行」。

¹⁴⁸ 印本詩題作「過連鎮」。

¹⁴⁹ 「慈幃」，印本作「老親」。

092)

豈效維摩示疾頻，支離無奈少精神。孱軀痛苦親分痛，從此方知惜政身¹⁵⁰。（印 093）

◆158 〈送春，敬步母親大人韻〉¹⁵¹

帶將愁去送他¹⁵²人，何必留春與惜春。魏紫姚黃偏落溷，浮花浪蕊轉飄裊¹⁵³。（印 094）

【附陳蘊蓮原作二首】

〈送春〉

紅消翠減正愁人，病送春歸倍惜春。為乞花神勤護惜，莫飄溷廁但飄裊。
風風雨雨倍愁人，懊惱枝頭減卻春。不謝長青惟閬苑，免教落溷與飄裊。

◆159 〈大雷雨偶成〉¹⁵⁴

雨勢風聲撼九天，須臾樹杪百重泉。行藏無愧心無忤，坐看金蛇掣電鞭。（印 095）

◆160 〈秋夜〉

水精簾卷月華明，八尺龍鬚錦褥更。秋雨漸將煩暑滌，新涼又怯夜寒生。案頭列史焚香誦，病裏吟詩倚枕成。自是清商變時節，每從棄扇獨關情。（印 096）

◆161 〈月夜追涼，敬步母親大人韻〉¹⁵⁵

月中隨侍賦¹⁵⁶招涼，采獻幽蘭潔且香。坐久還愁風露重，金波如¹⁵⁷水瀉羅裳。

¹⁵⁰ 印本末句下有注語云：「見《史記·刺客傳》。」

¹⁵¹ 「母親大人」，印本作「慈親」。按：陳蘊蓮〈送春〉原詩見《信芳閣詩草》卷五，詩後附有左白玉此首和作，並見頁 11a-b。

¹⁵² 「他」，《信芳閣詩草》所收左白玉和詩作「何」。

¹⁵³ 「裊」，印本作「茵」。唯《信芳閣詩草》所收白玉和詩作「裊」，陳蘊蓮原唱亦均作「裊」。

¹⁵⁴ 印本詩題作「雷雨」。

¹⁵⁵ 「母親大人」，印本作「慈親」。按：《信芳閣詩草》卷五於陳蘊蓮〈月夜追涼，滿身花影，即景戲作〉一詩後，亦收白玉此和作，並見頁 11b。

¹⁵⁶ 「賦」，《信芳閣詩草》所收和詩作「詠」。

¹⁵⁷ 「如」，《信芳閣詩草》所收和詩作「似」。

(印 097)

【附陳蘊蓮原作一首】

〈月夜追涼，滿身花影，即景戲作〉

月光如水好追涼，花裏風來體自香。應是嫦娥憐樸素，為儂水墨繡衣裳。

◆162 〈落花〉

飄裊落溷總傷神，開到酴醾了卻春。似玉輕拋甯論價，如珠投暗不沾塵。濃陰結翠紅飛雨，高柳吹綿雪點蘋。莫為榮枯增悵惘，瑤臺好去證前因。¹⁵⁸ (印 100)

◆163

萊衣戲舞畫堂中，蒲酒稱觴雅興同。高唱咸欽珠錯落，巴吟難和韻玲瓏。辟兵劍製菖蒲綠，介壽觴斟琥珀紅。惟願年年同此日，如川方至日初融。¹⁵⁹

¹⁵⁸ 印本卷末有「男家震孫男有章／敦源／同爵校字」字樣。

¹⁵⁹ 此詩為和陳蘊蓮〈午日漫興〉之作，見《信芳閣詩草》，卷5，頁7a-b。補輯於此。

餐霞樓詩餘¹⁶⁰

◆001 菩薩蠻 白蓮

翠雲重疊煙明滅。胭脂洗淨團香雪。已是厭紅妝。還愁似六郎。無情天欲曙。啼盡清江露。幽恨竟誰知。月明香滿池。（印 001）

◆002 東風第一枝 題周蘊蘭夫人〈肄書訓子圖〉

謝¹⁶¹韞丰神，班昭¹⁶²才調，那容俗地喧鬧。綠陰坐處涼生，深院景供詩料。閒將蕉葉，恰揮管、意猶未到。可許我、留住圖中，親見筆蒼神妙。秋瑟瑟、碧梧未老。紅冉冉、早芙開照。此間著個神仙，把冰雪心相較。旁堆書史，是賢母、丸熊之教。溯古來、畫荻賢名¹⁶³，歐氏庶乎相肖。¹⁶⁴（印 002）

《餐霞樓軼稿》，先妣左太夫人著。先妣為陽湖左杏莊先生女孫，杏莊先生嘗與同里孫伯淵、洪北江、黃漢鏞諸人齊名，號為陽湖七子者也。外王母陳太淑人為江陰陳公柄德女子，一門工詩畫，見李氏《養一齋集》所著〈陳大令墓志〉。先妣自幼齡隨侍杏莊先生讀書於湖南節署，上稟祖訓，內湔母教，十歲後即楮墨丹青，橫列几榻。迨歸先嚴，吾家雖中落，猶足足自給。聚族而居，食指恆以數十計，印事尊璋，賴它家政，於米鹽凌雜中撩理井井，不受促迫。操作餘閒，委懷毫素，望雲增感，時或沉吟。凡大江南北三郤六親，聞風者交口以譽，陳乞者接踵而至，爭以得片紙寸縑為貴。詩法漁洋、梅村，汎濫至於少陵、義山。好讀史，謂龍門之筆，可以樹骨；晉書蕪雜，固非史裁，然屬辭比事，足資癡祭。畫仿徐熙、惲壽平，先嚴益以家藏王石谷、蔣南沙諸本資之，所造日進。家駒幼而懵，於拋散之餘稍稍收集，先妣輒奪而棄之。洎道光末年，江南大水，歲饑用鉅，先姊、先兄相繼夭折，先妣所處多艱苦困阨之境，口未嘗言，一寓諸詩。咸豐壬子，先嚴恭預行臨雍禮，

¹⁶⁰ 印本作「餐霞樓詩餘軼稿」，下署「陽湖左白玉小蓮學」。

¹⁶¹ 「謝」，印本作「道」。

¹⁶² 「班昭」，印本作「大姑」。

¹⁶³ 「賢名」，印本作「徽音」。

¹⁶⁴ 印本此詞後有「孫女敦倫／敦婉校字」字樣。

時外王父左向庭先生以麟尹官天津，外王母晚年患偏廢，謀偕行，迂道省視。會因病不果，居恆以此為憾。乙卯始克歸甯，外王母得先妣遠道來慰，病少已。天津數患火，外王母不良於行，尤畏之。先妣先雞鳴而興，後斗轉而息，晝絜甘旨，夜則周歷廚竈，凡三四復，年餘如一日也。丙辰九月棄養，春秋裁三十有七。歷溯先妣內行，同鄉朝官列狀上達，得旨旌表，至若教子持家，睦婣任恤，里中雅故，猶能彷彿言之。家駒弇陋無文，筆難盡述。天末客遊，擬彙遺詩付梓，散失鮮存，僅就親知家收藏哀錄，亦祇鱗爪，猶冀先嚴於故鄉兵燹後，或能稍事搜羅，未幾，又相繼見背。並先嚴遺稿，亦十不存一，蓋可傷矣。嗚呼！太夫人之詩，不盡傳於世，天也，幸而畧見一斑，亦天也。重事寫定，校讎告葺，將求教於大雅宏達。枵櫬手澤，有餘痛焉。光緒戊申，言家駒謹識。¹⁶⁵

¹⁶⁵ 鈔本無此識語。